

洗心社講演錄

SKBC
M9
B82-53
5



三月三十一日爲洗心社七年第十三次集會
由講長主幹導引恭詣 大成殿行謁 聖
倫堂講席如前儀

劉雲卿君奏風琴

主幹柯定礎先生報告。本社決議由四月一號爲始。每來復日講席主講。業經規定致送課程表。以便按時蒞社。此外如通儒碩彥來社。得推爲臨時主講。除風琴所佔時間外。每講長登席演講。少則二三十分鐘。多則四十分鐘。平均每次集會。大約以講長四人出席爲率。如有特別原因。得以展長時間。

講長趙次隴先生曰。今日應講大學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至此之謂修身。在正其心。此聖人明示天下後世。以正心功夫之入手處也。讀此章經文。勿認其爲書上之理論也。視經文之身字。即當思及我之身。視經文之心字。即當思及我之心。事事從身心上著力。隨時加以體驗。久之自有所得。決勿以空言忽之也。

佛家楞嚴經。佛與阿難問答。有七處徵心之說。考察心之所在。阿難指心在何處。佛即駁之至

山西洗心社暑期講演錄 講稿

七處不得心之所在。阿難汗下如雨。如冷水澆背。大學此章。可與互相發明。心之所在。究無以定之。或以爲在內。何以能見外部之景象。或以爲在外。何以心之景象。人不能見耶。

吾人之所謂心者。非物質上之肉心也。乃精神之良心耳。古今之善言心者。莫如孟子。其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此真能形容心之情狀者矣。

造化之本體爲日。日之光明。普遍大千世界。亦猶人之本體爲性。性發而爲心。亦能普遍大千世界。心之本體恆靜不動。虛靈不昧者。日之本體亦恆靜不動。光明永遠者。受日之光者。大地其一也。地上之人視日。以向背爲晝夜。在日則一無晝夜之分也。吾人既知心之本體爲光者。即當使此心之光明。普遍大千世界。即謂之盡心。即謂之盡性。光之萬能。不可思議。人能盡心盡性。無不可讀之書。亦無不可成之事。謂爲萬能。亦無不可。

環攻迭進。而爲心之大害者。乃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是也。有一於此。皆不得其正。而况昏昏沉沉。日與此四者爲緣。心地光明之景象。亦已無形銷滅。而爲陰纏障翳之狀況矣。

軍人。尤以心地之得其正爲重要。如有時審處士兵之過犯。而適值含有家庭勃谿宿怒。則制裁將未免失之過重。後雖受良心之斥責。而已悔莫能追。此孔子之所以稱顏淵之不遷怒也。

於此而思一法以處之。其法維何。則劃分心地與境遇之界限而已。方寸靈臺之地。嚴築一城。天君居之。閉其關闈。不使外物得以闖入。凡境遇上来忿慍之來。忿慍之來。恐懼之來。恐懼之來。好樂憂患。因應亦同。惟心之光明本體。不爲所動。一如風壅之不能虧白日。雲雷之不能晦太清。此劃分界限。正所以盡心知性也。

既不爲忿慍、恐懼、好樂、憂患。則此心將放無所歸歟。曰否。在即可矣。此在字。即孟子所謂操則存也。惟勿致昏沉迷吝。則無危險之虞。心苟不在。則至於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視聽皆失其充足機能。遑論其職業事功耶。

人之心相同也。惟能盡其性者。爲能參天地贊化育。則不可同年而語矣。高燹梁先生起立曰。古本大學作身有所忿慍。則不得其正何也。曰此即佛家統眼耳口舌心意之合體。故不曰心有所忿慍。而曰身有所忿慍也。理亦正同。

孟炳加先生曰。上來復曰。次隨先生。擬以悔過自新四字。爲社中共同遵守之條文。甚爲簡當切要。鄙人以爲。大有防害吾人之悔過者。有一種之謬說見解焉。吾人之聰明。能自見其過者。固無論已。否則必有待於朋友之規過。朋友縱不能以過相規。而有過者。選前相贊曰。吾所爲

之某事。吾所發之某言。或爲過矣。對此等之質疑。道德上亟應以直言相告。以堅其悔過之念。以從其自新之機。善莫善於此也。乃世有惡友不從道德上著想。而以不肖待人。給之曰。此固某人所已爲之事也。此固某人所已發之言也。彼尙爾爾。於汝庸何傷乎。斯言也。實阻人遷善之途。而成人之惡者也。遂使有過之人。頓毀其改悔之志。而爲客觀之心理曰。彼某人尙如此。我固無害也。從此樂與惡人爲伍。不復有見善思遷之一日矣。甚且小人必慍。善言亦無由而入。終於爲過而已。

世有心地仁厚。不言人過者。然須知此有界限。大廷廣衆。不宣人之過失。所以存人之餘地也。孤晤之時。寂靜之地。婉言相規。期其改悔。所以愛人以德也。若面諛以達其過。退而恣爲譏彈。或朋友以過相質。旋即廣爲宣揚。使聞之者甘自暴棄。決潰挺險。造成惡社會者。此種人之力居多。推其存心。初何異於陷人墜阱乎。斯皆有關於悔過自新者。故引伸而言之。亦緣實有所見。不禁感而出此也。

宗魯臣君奏風琴

趙竺垣先生曰。頃聞次隴先生所講。盡性二字。深有所感於心。請以易之師卦演之。

師。坤上。坎下。坤土也。地也。坎小也。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師貞。丈人吉。无咎。水之爲用。萬物資之。廣大已極。而爲坤地所包容。其象容民畜衆。蓋容民。正所以保民也。畜衆。正所以得衆也。貞之爲義。止也定也。凡國有大事。出師者。必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師出以律。而無或踰越。丈人。大老元臣。能定能正者也。湯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能正能定者也。五季六朝之世。日以師旅相尙。乃不正不定之師也。既曰不正不定。其爲小人作亂無疑。能定能正者无咎。故曰丈人吉无咎。

古今有史以來。善用兵者衆矣。鄙人於其間。服膺拳拳者。有四人焉。一諸葛忠武也。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深得正定之精義者也。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此是何等雍容氣象。

一范文正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作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此是何等襟懷魄力。

一王文成也。以良知良能。爲盡心知性。此是何等識見。

一羅忠節也。忠節之教授弟子。以定靜爲主。軍中有句云。萬事都因忙裡錯。好從靜處制群蠻。此是何等氣概。

綜觀諸賢之學術事業。何莫而非正定之爲功。益信師貞之精確。易不言有功。而言无咎。无咎即功也。

中國今日之師旅。不可不謂之夥矣。求其真能正。真能定者。冥搜而不獲數覩。鄙人不禁竊焉傷之。上焉者以湯武爲法。固可以安天下之民。否亦亟宜以諸葛諸賢爲法。當足以容民而畜衆。捍災而禦難。是則鄙人所嚮祝者也。

張蘭亭先生曰。頃者諸先生所講。乃形上之道。心性之學也。鄙人今日既無所預備。請以形下者言之。爲物質之研究可乎。

前者陳列所開會。提倡種樹。督軍洩會之演說。聆而有所感動。今請引申而論之。夫五行之利用厚生也。求材實居大多數。普通需要。人所共知者。姑不論列。即如樹皮。可造紙也。可入食品也。樹葉可作燃料也。可飼牛羊也。樹之果實。種子。皮壳。可充食品也。可入葯也。可爲染料也。可壓油也。樹之汁液。可化松香。柏香也。可製漆也。可煉橡膠也。更有樹之花。可供蜂類釀蜜之用。因蜜而蠟又可得也。此言其直接爲人之利益者。

森林所在之地。溫度可以調和。夏無酷暑。冬無奇寒。大林木中。溫度充足。空氣無乾燥之弊。以

其葉能吸收地中水分。放之天空中。也。樹之葉間。又吐養氣。吸收炭素。故衆樹叢密之地。空氣新鮮清潔。有益衛生。樹根能吸收地中污穢。使土質純良。免春暖蒸發之時。疫癘由不潔而媒介。地下水之水汽。易於宣洩。雨量亦因而增多。山中林管茂密。大雨急水。能以容蓄。不至暴溜潰決。挾砂石泥土。而淤塞河道。可以減少水災。林木深遠。則林中之副產物必富足。供人類之獵取不乏。此言其間接爲人之利益者。

前者。鄙人奉命江浙。親見南方山川蔚綠。無寸土之曠廢。以視吾晉董山濯濯。一任荒蕪者。何雲壤之懸殊也。倘經此次提倡。普行栽種。則一變遷之間。化無用爲有用。繼長增高。利益於吾晉者。直不可以數計矣。古人原有取財生財之分。若種樹一端。實合於生財之道者也。晉中礦產。以煤鐵爲大宗。然能取之。而不能生之也。惟種樹之法。實生生無窮。十年二十年之後。昔之以煤鐵甲天下者。又何不可以材木雄五洲乎。夫煤鐵。天產者也。材木。可以人爲者也。既曰人爲。其權在我。又何所憚而不思急起直追乎。普通人民。姑無論矣。全晉中。在校學生。三十二萬餘人。以人植一木計。十年而後。經濟上實將受無窮之益。泰西德國之強。美國之富。爲世界所公認。然致強致富之道。雖由於植樹。而植樹一端也。果吾晉人民。人人有林業之收入。則

既富之後。教亦易施。與仁講讓。悅禮敦詩。風俗之厚。人情之美。復唐虞棧樸山樞之舊。比戶可封可也。材木之關係。不綦重哉。

崔可之先生曰。易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山恆靜者也。材之美者。皆出於山。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矣。而風之暴且烈者。有摧拉零落之象。蠱之象也。穀之腐而虫生之者。亦蠱之象也。然今日時局既惑於內蠱。復困於外蠱。君子將何以處之。曰。惟恆其德。不爲風所動。雖暴且烈。如我何哉。夫如此而能幹蠱矣。三風不接於吾身。可以振民而育德矣。雖有山下之風。蠱其內復蠱其外。亦不能爲患。此即貞之正也。貞之定也。以伯夷柳下惠之風。風人。振人心而民風必爲之丕變。以諸葛忠武范仲淹王文成羅澤南之風。風其士卒。則頑廉懦立。舉爲有用之勁旅。是爲眞能動人之德風矣。

鳴鐘散會。

四月七日爲洗心社七年第十四次集會社員齊集由露
長主幹導引恭詣大成殿行謁聖禮畢入明倫堂
講席如前儀

宗魯臣君奏風琴。

高雉梁先生報告講長趙次隴先生未能屆時蒞會之理由。

講長張貫三先生曰。洗心社成立以來。鄙人未曾蒞社。於一切章程規則。均不甚明瞭。今承社友至誠相邀。原擬來社聽講。故未預備。乃蒙諸君不棄。推登講席。祇可就所夙知者。隨便談話。認爲講演經旨。則殊不敢自信也。今取大學新民章。以爲洗心之證。

心字範圍甚廣。洗心亦殊不易。所謂心者明德是也。所謂洗心明明德是也。各明其明德。即洗心矣。明明德以外。無所謂心也。洗之之法。爲何克伐私欲。恢

復天君之本體。即明明德矣。新民章所引湯盤之銘。康誥之語。詩經之文。三者

皆新民之本。次序井然。苟日新之苟字。陡然而起。以前不新。自今日而始新。非毅然決然。斬釘截鉄之手段。何克有此境地。恒入之情。進銳退速。無以繼續於源源。將始動而移惰。故曰日日

新也。日居月諸。久而懈其操持。不有以振作而激厲之。又安所望於不敵者。又日新。實足以完成。固滿其新之精神也。此固人人宜作如是觀。事事宜作如是觀也。先知知後知。先覺覺後覺。明我之明德。以明人之明德。新民之道。端不外斯。

心即明德之本體。或爲外物所蔽。則汗污之染。靈明頓虧。晦黯無光。是非不得其正矣。明德非自外來。乃人人所固有。竊兒眩僮。必待深夜。亦其良心上之差惡。發於不知其然而然耳。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知此爲人人所固有也。必思有以發揮作養之。其法如何。固不外甄切曉諭也。綜核名實也。信賞必罰也。三者備。而更引身以作則。天下之明德。將以一人之明德而明之矣。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邦固無以新之也。所可新者命耳。非謂一代之興卽爲新邦也。移風易俗。去其舊染之污。民德蒸蒸日上。一番振作之氣象。卽新民之新命也。辛亥鼎革以來。庶政宜有更新之望。環顧宇內。危機四伏。卽此新其名。舊其實之爲害酷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言新民明德。必作到圓滿懌足地位而後可。所謂止於至善者是也。

翼育堂先生曰。鄙人儒學淺薄。深懼無所發揮。不足以副諸君之雅望。然承社友之敦促。不容

自己。勉貢芻蕘。竊願與諸君一爲研究。標題曰孔門之名學

儒教中自有名學。即世之所謂論理學而範圍較狹者也。雖非名學全體。然於斯學端倪。不能謂無起點。但今日在聖人廟廷中而講泰西學術。似非所宜。不知茲所述乃名學之在於儒教中者。非專論名學也。荀子正名之篇所云。與今日論理學中之概念大相類。乃具體之名學也。孟子義利之辨。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之說。以及知言之論。均當時有名學規律之明証也。今人往往數典忘祖。謂名學爲雅里士多德倍根諸人之獨特發明。且以斯學爲無裨身心。不知求誠辨僞明是非究物理之術。舍此莫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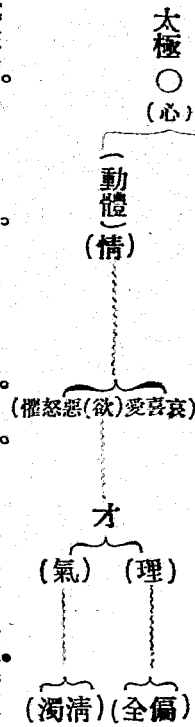
所謂是非。有人事之是非。有物理之是非。聽其言而察其行。此孟子所謂知言也。此種功夫。必有方法。後世之人。何以不能。以無此功夫與方法也。故知言之術。名學施於人事者也。大學格物致知云云。名學施於物理者也。晚近大道不明。是非莫定。實由於此項學問之失於研究耳。荀子正名篇不及泰西名學之詳賅。學者引以爲憾。然此實中國名學之肇始發明。不得不推爲斯學不祧之祖也。而荀子乃儒家者流。故又不得謂儒教中無名理存在也。

心之本體空靈。惟空故靈。故能以爲種種思想。塊然肉心。又非心也。西人以人之思想在腦。中國則謂思想在心。總之無論其爲在腦在心。而思想運用。必依規律。無規律則詭辯生。詭辯生則是非淆。生心害政。不可究極。此荀子所以以定名爲必要。孟子所以言是非之心。而今日之論理學。實以辨是非爲職志者也。鄙人竊願引論理學之精義。證明儒教中所固有之名學。然此決非小時間所可盡。來日方長。諸君不厭其冗。當傾懷相質。以爲共同研究之資料也。

王建東先生曰。鄙人因事旋里。久未到社。近來自覺學力與精神均屬退化。所以辭不敢蒞講席。不獲已。請以通俗之語略質所知。諸君當有以諒之也。

吾社以洗心爲唯一之課程。然欲洗心者必先確知心之情形。然後有下手之門徑。勿以爲難能不易之事也。祇須理路認得分明。然後易於爲力。鄙人雖衰。亦不敢自諉也。有圖列左。

(靜體) (性) (本體)
(氣質)
(智義仁) (禮)



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所謂性者。就天地所賦之本性言之。譬如以盤盛珠。晶盤之光瑩。玉盤之溫潤。珠盛其中。相得益彰。則固然矣。污泥之盤。以及墨滯之盤。珠入其內。汨沒渾濁也必矣。然雖蒙不潔。而珠之本體仍在也。苟加以洗濯。光彩重新煥發。顧所以浚發之者何如耳。

荀子合氣質言之。一物一太極。所謂太極者。人固有之物亦然也。不過偏全清濁厚薄之分耳。靜則全。動則有所偏。已有所缺矣。欲字非不善之定名也。我欲仁。斯仁至矣。欲何曾為不善哉。心之一動為欲。繼之者即辨別是非第一要義。是非辨別之能力。即所謂才者是也。有此才。以是非衡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蓋所全者衆。不為一己計。即彼之非禮。以我之不視不聽不言不動也。不得

遷其所執。退然自反。安見其不能以此改過而遷善耶。故曰。所全者衆也。一切非禮之現於當前。不足患也。以其爲外界者也。惟吾人內部中有氣質之偏。爲之起而應合之。一攻其外。一攻其內。則殆矣。主體湛然不動。氣質之應合無功。至再至三。而天君所守其固。彼亦將降服於無形。須知人之存在於斯世也。實無幾何時也。名教中自有真樂。何必以非禮爲樂。而徇氣質之偏乎。不爲境所移。聲色之影。不留於方寸。則靈臺性府。空朗洞明。其樂正自無涯。人之不應言而言。不應動而動。一時之誤。固所不免。貴在能自悟而力矯之。以期祛除盡淨。此爲己之學。雖父兄亦莫我助。一息尙存。斷不可稍自寬假。現在國勢之陪危。世風之頹下。必須早自覺悟。庶有立腳地也。鄙人精神意弱。實不能多有所敷陳。所論是否合道。尙待諸君一研究之。

宗魯臣君奏風琴。

趙次隴先生曰。鄙人偕同大眾往迎馬旅長。故蒞會稽。抱歎之至。今張貫三先生冀育堂先生李翰如先生劉性府先生皆惠然肯來。此社中之絕好現象。不勝歡幸榮慶之至。夫一省之大。人望所歸。其道德品學經術爲大眾所仰望而不可企及者。吾道干城也。然不可空存仰望之心也。必須實踐。力學其品之何以崇。誠求其學之何以積。斯真不負此一室之晤對已。

大衆或有疑諸者。宿爲舊者。平現世紀有大多數之新事業發達。固中國近數百年所不經見者。然上古固未嘗絕對無有也。以中國與泰西較。則中國舊。此世界所公認。吾人亦不容自諱。以人爲新舊之別。屬於人者。也能自振作者。恆新不能自振作者。當然認之爲舊。今我國中若軍隊若學校。一切名器。舉與世界相同。可謂之新矣。然不知振作。仍不失其爲舊也。以真舊而冒僞新之目。識者重爲之汗顏矣。是故吾人求新。必須立志自今日始。不爲舊人爲新人。然欲自新。當從何處入手。曰當從改過入手。夙興夜寐爲新。晏起即舊矣。必須提起精神。力自振作。日所應爲之事。必待就緒。方可休息。凡舊社會一應不規則不道德之事。矢不復爲。身體心胸。有一番振新氣象。斯真新矣。否則衣燦爛之軍服。日習德意志操法。奮氣固可憎也。現在中國時局決非少數人之力量。所可挽回。必待萬衆一心。力自振作。庶有一新之希望。國中少年促進老成。老成策勵少年。相勸而有濟。始有合於新之精神。勿徒以皮毛求之也。

劉性府先生曰。鄙人未嘗學問。復囿於見聞。乏遠游之經驗。鄙腐之人也。今蒙諸君不棄。推登

講席不得已而勉以膚淺之言相討論。殊不自慊也。適纔聆諸講長之名論。人心辨別是非。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既有之。必須用之。以明是非之真。由根本上著力。方能盡心之作用。心以用而愈靈。窒塞蔽錮。則戶樞之蠹。在所不免矣。

第一圖



第二圖



渾然一團。有何意味。殊不知此團即佛家所謂佛。亦曰真如。在儒家謂之太極。太極無對者也。中庸所謂慎獨。獨無對者也。天之生我。萬物皆不曾偕與俱來。所偕與俱來者。此太極。如第一圖。太極生兩儀。即有對矣。如第二圖。由太極而發生之兩圈。其一空空洞洞。仍太極之原象。善性似之。其一駁駁雜雜。乃為物所遷。蒙蔽之象。物欲似之。不患外物之蒙蔽。患我無一日之覺悟耳。苟有以覺悟。曰。我之善性為外物所蒙蔽。失太極之初象矣。亟為洗濯而慎加保存。再勿為汨性之外物所侵犯。操持戒懼而慎其獨。則太極之本體可復。靈明之現象常存。是非各得其正。吾心之作用盡之矣。此普通之恆言。大眾一為判決其合理否耶。

鳴鐘散會。

四月十四日爲洗心社七年第十五次集會社員齊集由
講長主幹導引恭詣 大成殿行謁 聖禮畢入明倫
堂講席如前儀

宗魯臣君奏風琴

講長郭可階先生曰。上二來復。鄙人曾講顏習齋先生學說。以爲朱陸後別出新說。而不可廢者。習齋與東原二人而已。今請粗陳東原學說。東原名燧。姓戴。

氏。清乾隆時人。經學深達。而不爲前人所囿。晚歲著書。頗與程朱爲難。固其短處。然東原

之學。殊不可廢。廢則儒術轉有難見諸實施者。原夫天地理氣。剛柔

陰陽而已。人類之君子小人。由斯而辨。委世俯順者。陰柔之小人也。正直不阿者。陽剛之君子

也。以此爲衡。固易識別。顧世之用人者。亦非不知尊重君子。而每樂於用小人者。何哉。則以剛

正者。每不爲阿附。而馴順者。易於驅遣故也。由是觀之。理解與事實。有時竟不免顛倒。此亦無

可奈何者也。易曰扶陽而抑陰。所謂陰者。小人之象。婦人女子之象。古人每以有位

者爲君子。無位者爲小人。左氏所謂細人。亦即斯義。所謂扶抑。乃道長道消之謂。陰陽原爲敵

體。非可偏廢。亦實不能偏廢。

講學之士。貴能虛心以察物理。不可恃其一偏之主觀。遽持爲定見。而認之曰是。卽理也。天之經地之義也。若是者。無以名之名之。曰意見。甚至疾惡太嚴。不能容物。激而事者。比之然矣。東原之意。以爲宋

明諸儒所謂理在吾之方寸。理解正。則應事無謬。斯固然矣。然學者數傳而後。或不能免見理之偏。而自信太深。認意見爲定理。則其流弊深矣。須知理之正當解釋。在古人訓詁從玉從里。攻璞琢玉者。必順其紋理而剖之。攻木成器者亦然。蓋理實在外者也。苟以成見橫巨胸中。舉措之頃。往往有閡隔難入者矣。故學者之應物也。必遇事先就此事物自身之原理。加之以深密之研究。然後舉而措之。斯裕如矣。宋明諸儒講學甚苦。而儒者之事功。卒不多見。以其修身正己之功。固有餘。而剖解事物之力。每不足也。即以明季證之。當清兵屢次入關之際。而流寇縱橫於腹地。于是時也。允宜擇所緩急。和敵國而剿流寇。乃當時之清議。則不然。奮戰而亡。和則不可。雖不惜一死殉國。究何所補。持論本不可破。意見誤及家國。雖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事實上不知通權達變。則其流弊遂至此極。審是則大易扶陽抑陰之義。

可復玩矣。蓋扶抑則可滅而盡。勢自有所不能。但求君子恒在位。小人恒在下。則天下安矣。今以讀書明理之人。而以意見激亂禍天下。無術甚矣。東林清流。正坐此病。或謂明之亡。不亡於小人。而亡於君子。非無故也。吾儕讀書而不作事。則無論矣。如欲作事。必採東原之說。就事理加之研究。始能洽合而無所間隔也。且東原爲此論。亦實有激而發。清代世祖專制雄才。而家庭骨肉間。大有難言。即對於執政大臣。亦時而嚴譴之。時而寵遇之。顛倒人才。使如夢寐。防閑天下。不許講學著書。當時天下之理。幾爲在上者所獨據。抑知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一語。在舜自言之。則爲大孝。史筆則直書曰。父頑母嚚。象傲矣。雍乾之際。上以理責下。則可下以理爭。則爲大不敬。爲犯上。兩朝文字之獄。東原多及見之。受大激刺。追論禍本。曰。此非時主之過。實程朱之學。敗其漸於先也。即如呂晚村一案。由今觀之。不平孰甚。晚村學術極純正。與陸稼書齊名。乃於死後數十年。讀其書而惡其人。發墓戮屍。慘酷已極。更著大義覺迷錄等書。冀以箝制天下後世議者之口。世又奚貴講學乎。歐洲學者盧騷亦嘗有言。專制之威權不足畏。專斷之教理最可畏。蓋當舊教致皇朝權獨攬之時。不許人少非其說。以雷霆萬鈞之力。

鞭笞全歐。故懸感而爲此言也。卒之物極必反。馬丁路得崛起而述新約以與之抗。雖屬地
危。卒能創成耶穌新教。惟東京亦恒言曰。不畏朝廷之法律而不能不畏備
者之言理。如東原者可謂爲亞洲之盧騷矣。然此說亦非全無流弊學者
分別觀之可耳。

然則吾輩何以處此曰律已以嚴接人以恕經有明訓願與諸君
共勉之。

徐仲孚先生曰今日講孟子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吾人之處世。有時實力不逮。有時才
有所短。有時知有不周。決無圓滿完全之一日。必有所絕對不爲者。而後可以有爲。最不可
以爲訓者。無所不爲也。人而至於無所不爲。斯真難言之矣。蓋是非兩方面。不兼立者也。人
有不爲只於是非上分別之可也。一事當前不安於吾心吾心
有所主持不爲境所移不爲勢所迫不惑于外物斯真能得
是非之正者。凡云無法以處對付術窮者。皆志行薄弱者也。

天下古今漫無限制最能誤人者。莫若財與色。非義之財色不可干犯。人人所知。而偶值

其境。則失足者多矣。或財物之遺諸途。或典守之受人託。皆不應我得者也。或色慾邪緣之巧遇。或其他方法之誘惑。稍失把握。不光明之事。因而演出。其初非不知其不可爲也。一旦身臨其境。不克自拔。實緣此心主持之力薄弱故也。請舉古哲軼事。以證明之。

昔華歆與管甯爲友。共讀鋤菜於圃。見遺金。管甯揮鋤不之顧。華歆則既拾而復攬之。識者即以此定其品格之高下。果也。管甯高隱遼東。而華歆失身國賊。手弑君后。邪正判然。君子于此當知所警惕矣。又李約。李汧公勉之子也。行途中。與大賈偕。大賈病。亟託以身後事。以積資二寶珠。並二女委之。女皆殊色。大賈死。李即殮以二珠。擇士族嫁二女。以遺資入之官庫。而封誌之。後其家人覓至。乃發而還之。絲毫不以入己。或以爲即勉少年時客梁宋時事使常人處此。假名取而有之。固無大禍也。而賢者之所爲。死者有知。生者無愧。固不爲常情所囿也。又維一峯。赴都求試。途次。僕人拾得金纏臂。羅偶患旅費之不足。而歎。僕以拾金告。一峯怒。立欲送還。塲期迫。遂不之顧。卒返覓物之主者而歸之。而失金者主婦方疑婢竊。撻之屢矣。主人復疑婦別有所賂。而誣之婢。以言徵。婦大哭。覓死者亦屢矣。是一舉而數命以活。又嘗拒奔女。於財色皆有確切不跋之把握。是真不可及者矣。

由是觀之。古人之於此種境地。其主持力之偉大如此。可以爲師矣。如力所不逮。或限於不知情。固有可原也。若明知之。而又故犯之。是恕無可恕矣。於是也。所最需要者。有定見而不隨流俗爲轉移。則風骨自可表見矣。仁義美德也。不爲不仁。卽仁矣。不爲不義。卽義矣。所謂苟志于仁矣。無惡也。願與社友交互勉之。

蘭向青先生曰。前所講之**真我假我**。義有未盡。今爲補之。所謂**真我良心**是也。獨一無二者也。虛靈不寐者。本體也。能應萬物萬事而各得其心者。作用也。所謂作用。卽良心也。**良知與良心二而一者也。假我則不然。**前所提及者。尙不完備。今先以身體言之。身體非真我也。乃附屬真我之一部分耳。妻子身外物。然以其較切近也。故次列之。衣服。包裹此身體者也。故又次之。財產。生活此身及妻子者也。故又次之。名譽。則最遠於身體矣。就中身體最近。名譽最遠。且爲空虛者偏。最不易動破。世人往往以此殉吾之真我。而真我遂爲所犧牲矣。今日在哲學上言之。名譽一物。爲幻象中之幻象。幾無討論之價值。而從倫理學上言之。名譽又爲重要問題。而利用名譽心之假我以保全真我。則亦計之得者。然則**真我果何物耶。就儒家言。可以一字概之曰忠。卽是也。**忠字從中

從心有在內之義。有根本之義。又**恕**字。從如從心。蓋言人之心。如我之心。天下人之良心同。一者也。蓋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以我之良心。推及人人之良心。其實一物而已。故曰一以貫之。夫名譽亦非絕對不可有者。惟必由忠恕發生。斯足貴耳。若緣**爭名**之故。患**得失**而生。**忌妬**之心。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我之名譽。必爲此爭名之故。破壞無餘地矣。又經言**主忠信**。信者。誠實不欺。言必由衷之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國人近頗視之爲無足重輕。而今歐人轉能重視信義。片言之謊。引爲終身之恥。甚至以生命相爭。我國人其愧也矣。社交之間。甚至以不謊言者爲**忌妬**。而譏誚之。信既失矣。忠尙何所附麗。忠信交亡。良心盡昧。眞我無存。欲不**陸沈魚爛**也。其可得乎。

中庸謂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庸。人所知也。然或有誤認鄉愿爲中庸者。則大謬矣。譬曰。吾不爲好人。不爲壞人。願爲一不好不壞之人。是中庸之道也。其說之不能成立。不亦顯而易見耶。中庸二字。卽忠恕二字也。非外界之中。乃抱定良心。唯一無二。斯爲中矣。庸者。恕也。作庸。衆庸常解釋。尤患人之或誤也。復以中利二字注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天下之大本達道端不外斯。

能盡其性即謂之誠。亦指忠恕言。大學之明明德。明德即良心也。所謂親民。恕道也。庸也。小體

雖有人我之分別。大體之良心無不同者。吾人愛惜名譽則可有意造之則

斷斷不可。造名之人忌妬心必勝。忌妬心盛則語言之信必不可保

其結果也。名譽有掃地盡耳。軍人尤重信。字如戰陣之間。誣人之有功爲無

功。詭己之無功爲有功。久將一語不足取信於人。名譽遂墜地矣。可不知所懺惕乎

總之。普通人有好名心。則有所顧忌。而生敬事之念。其結果亦自不無裨益。然此第就好一方

面着想。若極論好名之流弊。則又非片言所能盡者矣。

劉雲卿君奏風琴

馮振邦先生曰。修養者。現時之對症藥也。泰西稱我國恒曰東亞病夫之國。病實深矣。

固無足諱者。前清末季。病於虛弱也。辛亥以還。破壞之餘。建設未有。病於狂易也。近則

意見互爭。彼此隔膜。上下之信不孚。病於麻木不仁也。百病齊作。莫可定名。謂爲病夫。

百喙莫辭。既知其苦於病也。將求醫診之歟。抑不事治療。死生聽之歟。必曰亟治勿延也。苟欲

謂明其理由。曰。吾人恆言北風其涼者。因吾人所處在北半球故也。若處於南半球。則北風反暖。以其位赤道南也。是即所謂科學上之知識也。是即所謂科學知識爲普遍也。

科學云者。謂一科之知識也。即謂爲一部分之知識也。此一部分之知識。必有系統。有組織。精確不疑。應用無碍。然後得爲既成科學。如右圖精神物質兩方面。無不有已經發明成立之各種科學存在。其詳諸位皆知。茲不備述。故供給吾人類實際生活上應用之知識者。莫如科學。而現在各學校。即擔負此種任務者也。

雖然人類爲理性動物。其義即謂人類有要求知識界的滿足之特性。我國古來聖賢。所謂安心立命者。亦謂得知識界之滿足。乃能隨遇而安也。然而人智有限。知識界之客觀的滿足。決非人力所能。亦決非部分的知識。如科學之所能應此要求者。故雖以今日科學昌明之時代。學士哲人。仍不敢不認科學以上之傳。仍有特殊存在。至尊無對之總攬者。吾人對此特殊之存在。就哲學上言之。不敢言此。就宗教上言之。直可云有。故舉凡上帝。天神。理造物者。宇宙。均此特殊存在之代名詞。而因時代因觀念之偶殊而各異者也。此界之知識。無程度高低之可言。爲安心立命所必恃。其位置則在科學之上。其功用則貫注人類之中。宗教家認以爲真有。

哲學家則求知其所以有。故供給吾人類精神生活上應用之知識者。莫是知識者。而現在我們洗心社。即擔負此種任務者也。

吾人實際上之生活。賴科學。而精神上之生活。則賴此宗教哲學。頃者趙老先生告大家云。吾人每日早起應向北敬謹默誦毛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句。以爲洗心入手功夫。請更進毛詩上帝臨汝無二爾心句。爲我們用功之助。爲我們安心立命。滿足知識之助。今天話說至此。他日再與諸位討論國家二字之意義罷。

張崇本先生曰。鄙人之來社已兩次於茲。上次曾講洗心之必要。人心道心之分別。尙未發揮盡致。今請繼續前說。**人心道心似二而實一者也。**人類聖愚從同者。耳目口鼻之官骸是也。既有形體。不能無欲。人心於以生焉。聖人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形體不空。如天地之有天地。其存在特理爲保存。洗心之法。從人心著手。以孔孟之學。正心修身。則得之矣。簡在帝心。道心之源淵。即帝心是也。即聖人之心是也。夫如斯。則四體從命。天君泰然矣。大賢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以後將如何。賢者尙爾。大賢以下。不能純粹矣。吾人洗心。宜洗其不用之心。心以用而益靈。洗滌人心。以希道心。擴充道心。以合聖心。而溯帝心之所在。假借抽

象的理論。以爲洗心之方法。反其道而爲之。卽洗心矣。孟子盡心養心有二種。盡心屬於生知。擴而充之。可以知性。知性卽知天矣。心卽天理。如拭鏡祛翳。照物無遁形。表裏瑩徹。無不朗照。養心莫善於寡欲。此自明而誠者也。顏淵問仁。孔子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告。此卽閑邪存誠之道。如濯目去障。不能爲雙瞳增光力。不過發揚其固有之光耳。以道心附麗人心。而見其端倪於事實。隨時隨地。用心檢察官骸。如執玉如捧盈。此卽洗心之眞確功夫。同社諸君其留之意也。

鳴鐘散會。

四月二十一日爲洗心社七年第十六次集會社員齊集
由講長主幹導引恭詣 大成殿行謁 聖禮畢入明
倫堂講席如前儀

宗魯臣君奏風琴

講長陳靖武先生曰。子路問君子夫子曰。修己以敬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堯典曰。篤恭而天下平。可見天下無放肆之聖賢。小心翼翼。以事上帝。人生一切私欲。悉由放肆中發生。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可見自古無恭敬之小人。尤恭篤恭。尤篤之。式訓沉潛不顯著也。恭而有禮則可。恭而局促則不可。以恭敬爲本。以之求學。乃克敬業樂群。慎恭明德也。修己安人。新民也。止孝止慈。發於恭敬。恭敬也者。可以消除無限之私欲。敷而無失。敬止之敬。故往咸宜。振乎聖學之全體。達乎天下矣。

石玉如先生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節經旨。徐仲孚先生。前曾講解。精理名言。發揮盡致。鄙人聞之。深有所感。今日再講。以淺近之言。引而申之。有爲二字。極其概。

括。即今日在座諸君亦懷瑜握瑾。無不欲有所爲也。然此之範圍。蓋家國天下靡不包括。無論何人何事。不出此外。小而日用尋常。大而旋乾轉坤。有能爲之者。亦有不能爲之者。此何故哉。蓋勿問其能爲之與否也。亦視所憑藉者爲何如耳。憑藉謂何。如左圖

身才
財力

就中以身爲主體。萬物萬事之源也。身力者。健全體魄是也。客體以德爲最要。德雖爲人人所固有。而發潛與否。充分與否。爲成敗之觀。無少差。至才力則因人而異。因學識經驗而異。萬殊而不同科。勢者。權也。信也。一家之家長家子。一國之元首長官。以至紳耆長老。皆是也。財力尤爲事業之根據。備之夙者。發之無窮。蓄之厚者。資之靡盡。斯數者。可以有爲之好憑藉也。必須養之於平時。方可用之於一旦。事不豫而志可行。人祇見其有爲也。而不知其養之深。賢者固不易測也。

預備中之要緊。維何。不爲是也。有所不爲。以養有爲之身。以培有爲之德。以具有爲之才。以蓄有爲之勢。以儲有爲之財。五者備而值有可爲之時。事功之表見於世。誰復知其由不爲中得

之者哉。

世界人類之不耐勞苦者。以中國人爲最。以柔弱孱萎之軀。與歐洲人士煥練強固之幹相較。根本上先伏失敗之機矣。先以不爲者養其身。次以不爲者養其德。再不以不爲者養其才。而勢亦可以不爲養也。輕去就而苟出處。不擇人而事。不擇事而爲。皆非所以自養其勢也。至於財力。尤必有所養。小之則養之於平時。大之則養之於有衆。緩急可待。以供不時之需。得其位而不改恆度。不耗財於無用之地。得其養矣。財者天下之公。非一身一家所可私之者也。近時侈習中人。見獵心喜。所守不堅。輕於歛動。摹仿而尤效之。銷耗靡所底止。空虛之影響及於家國。害於社會。其失之遠矣。

閻兼省長從前尙有貨殖之經營。至前年乃一律取銷之。曰此是以累人清明之主體。而紛人政治之專心也。古人隱居以求其志。志之立也。心焉向往。非我所志。不之顧也。君子居無求安。食無求飽。爲求志耳。有所養於平時。故臨事而有所爲。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此養到之言也。彼利祿熱

中者。何能夢見。三國時。曹魏之人才。固不弱於蜀漢也。特以棲不擇木。遂使黨惡貽譏。其品格固無可言。甯不大可惜乎。世有君子。忍艱苦。甘凍餒。而矢志不干異族之榮者。如老子所謂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其所養爲何如乎。人僅知其才德事功。彪炳寰區也。而不知其實自不爲二字中培養有素。可見志在高遠者。於一切世情之繫戀。固已割棄如或流焉。

許海瀾先生曰。鄙人初登斯堂。志在聽講。知之夙而慕之切。初無演講之預備。乃承諸君子以講長相推。殊滋愧惡。辭不獲已。請以夙昔對於吾社所抱之觀念。爲商榷之說明可乎。

吾社定名曰洗心社。必有污點。而後有洗之必要。此有一問題在乃

此污點是天生所固有抑人爲之者。天之生也。虛靈皎潔。不受纖埃之玷

者。天下極大專業心爲主宰。資格高潔。當然無污之可言。然則所有後天渣滓之

污。仍人爲也。大而汚其虛靈之心。不有以洗之。烏乎可洗者。代名詞也。落社而曰洗心。洗心社

以外。即勿庸洗可乎。來復而曰洗心。非來復日以外。即勿庸洗可乎。何以來復日落社而洗心。

曰來復日大衆研究洗心方法之時也洗心社大衆研究洗心

方法之地也研究之餘必須時時洗之在在洗之斯可矣

然必須知污點之所在始有下手洗之之處也。洗心非隻詞片語所可盡。必各就吾人此心污點之所在。分別洗之。始獲其益。欲研究洗心之方法。非此短時間所可從事。鄙人不敏。願繼續而爲有統系之談話。以與諸君子商榷之也。

嚴敬齋先生曰。吾社自開幕以來。聽講人數之多。以今來復爲最。然鄙人尤不備爲社員發達而欣悅也。從來講學之事與政界恆不相融。今吾社乃竟一貫共同。如今日之盛是可喜也。督軍兼省長閻百川先生。對於吾社極端贊助。此固

吾社之好現象。鄙人前聆督軍在育才館之演講。以實在之義意殷殷致訓於學者。竊謂虛榮思想發達而不實在之病生焉。實在之方面注重虛榮方

面必退步以訖於銷滅。至虛榮思想銷滅無餘。而吾晉之治象有可觀者矣。猶憶清明詩有曰。漢寢唐陵無麥飯。山谿野徑有梨花。讀此詩令人

虛榮思想爲之驟冷。漢祖唐宗一代英主。何嘗不煊赫一時。照耀千古耶。然由今觀之。荒土一塚。並無一盂之麥飯。寂寞蒼涼。不禁感慨系之矣。反不及山谿野徑。猶有梨花爲之爛漫也。帝業如此。其他之微末虛榮。不可以已乎。攘奪奚爲哉。

嫉妬奚爲哉

人於熱鬧場中。時時作此種觀念。卽洗心之妙法。熱中病之清涼散也。

趙次隴先生曰。向來講演。以二句鐘爲度。今日乃大學校開政治研究會之期。時間偶值。不得不提前散會。以爲通融之例外也。

本來復所刊之來復報登載督軍所撰立身要素六則所謂素者。如繪事之絹素然。人必備此潔白之絹素。而後五彩章施有所附麗。增進民德。維持教化。胥賴乎此。

一曰公道爲社會精神。國家元氣。故主張公道爲國民之天職。公道二字卽大多數人認之爲平允。順理者是也。無論事爲何事。人爲何人。吾心中之公道。必須主張之。此國民人人從同之天性。即人人不肯之天職也。固不問曾否讀書。皆有辨別之能力。如或有人入室相告曰。某與某以爭而鬩。且述其爭執之由。吾人於室內下以判斷。某爲直。某爲曲。必得其當也。正判而未決之頃。或肘其臂而躡其趾。隱語之曰。某也爲師長之族也。某也爲旅長之戚也。則判斷之詞如柁之轉舌。與心違。且將曲爲周旋矣。其去

公道也不知若干里而吾之天職遂放棄無餘矣是烏可哉。時間所

餘無幾。尙有容逐條爲諸君講演。期以下來復日可也。

鳴鐘散會。

山西洗心社星期講演錄 講稿

四月二十八日爲洗心社七年第十七次集會社員齊集
由講長主幹導引恭詣 大成殿行謁 聖禮畢入明
倫堂講席如前儀

高雉梁先生報告。(屏氣似不息者)爲孔門習靜之術。社員蒞席。仍宜實行前者靜坐十分鐘之功夫。默思此句之經義。以獲收視返聽之益。

宗魯臣君奏風琴

講長馮振邦先生曰。今日應講靜坐法之科學的研究。吾人何爲而靜坐。前所講之修養是也。修養之方法甚多。靜坐乃其中之一種耳。靜字對動字言。動既爲病。靜卽治之之法。地球永動者也。人動物也。以動物之人。而立於地球永動之上。恒動不息。故多病。病既由動而生。反其道而治之。故用靜坐法。今爲大眾簡單研究之。標其曰曰。靜坐法科學之研究。更別之爲二。一曰生理上之研究。一曰精神上之研究。

一 生理關係

大概人體有三部之機關。一爲循環系統。卽血液所行之路也。血

爲人身最要之元素。所以運行之者。有動靜二管。永動周流。無一息之停止。人生之知覺運動。

藉此爲之支配。否則爲死體矣。一爲消化系統。人所啖飲了食物。由食管入於胃。胃有消化力。蒸化之。由微絲管輸送入血管。以營養周身及內臟。所賸之餘。乃渣滓廢料矣。二爲排泄系統。涕唾便溺以及汗液。凡所以運送廢料。排諸體外者。均此系統之功能。血液淨則運行速。消化之力發達。食物蒸化淨盡。精華足以營養。渣滓可以完全排除。三者均不病之原因也。今欲致此三系統之充分機能。有調息功夫在。調息之法必須靜坐自數。

出入之呼吸使氣息出入相距長短停勻。須知人之呼吸各不相同。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人遇急促之事。或行路太速。則息短氣促。血液之運行。亦爲之速度增長。而致病。調息之法純任自然。不可驟強。深呼吸。每一呼吸延長至十分鐘。即爲功夫之效驗。進步之徵兆。人之吸收清潔空氣。能以濯淨血脈之污濁。血液新鮮。肺量飽滿。養素與血清相配合。血色即新紅鮮艷。空氣之輸入。自能勻淨。心房之跳動較爲靈活。脈息平和。爲無病之象。無論行動坐臥。皆可調息。且藉調息功夫。以斂攝此心。收視返聽。屏除心腦中之一切妄念。近乎聖人克己之道。此生理上之關係於靜坐者也。

二精神關係。吾人首須察知自己精神所自出。神經系統者。精神之所自出也。其總機

腦在人之腦。而腦氣筋。則分布於百骸四肢。以司知覺運動。常人爲事物所禁。腦筋恒動而易亂。如能**調息停勻**。腦筋**寧靜**。發爲**有秩序之動作**。自臻**精神宰制**。內體之境地。哲學家恒謂**強健之精神**。必寓於**強壯之身體**。近有駁之者曰。有**強健之精神**。乃有**強壯之身體**。其意似謂**精神有宰制肉體之權力**者。此境雖非吾人所可驟幾。然懸爲將來必達之宗旨。以漸而致。當非絕對不可能之事。此**精神上之關係於靜坐者也**。

尤有一言吾人能在。聖廟內講習。最宜不分界限。廣見濶聞。蓋天下之理原是統一。本無彼此之別。無論係何宗教。係何學說。但有可取。皆宜取之。**靜坐者精神之操練也**。蓋精神者萬能之物也。友人有研求佛理者。恒謂人之精神。被肉體所羸。故能力有限。如無以蔽之。則萬能之力大顯。吾人靜坐。即恢復此精神萬能之方法也。方法維何。靜坐調息是也。古人以**呼吸二字連綴成文**。其次序甚順。善息者**先呼以除舊**。後吸以布新。其息之出入。必由鼻竅。日人所著之「支那大觀細觀」中。有謂**辨別人類之文野**。視其呼吸之。以鼻與口爲衡。可先呼後吸。

爲息之正則以鼻不以口爲息之原理。然息之出入尤須悠緩。初學頗困難。久之歸於自然矣。

普通人之呼吸。名曰自然呼吸。不如逆呼吸。一呼則胸腹張大。一吸則胸腹收攏。胸者臟腑所在。腹則丹田也。胸腹之間有膈膜橫障之。故此深呼吸又名膈膜呼吸。常人之呼吸。肺量即不能充分。普通婦女之呼吸僅以肩。故尤易罹喘嗽及肺癆諸病。肺爲主氣之臟。何以又有膈膜呼吸。古醫書所謂上中下三焦。乃無物可指。唐某所著書中。謂三焦者。胸腹間之網油也。爲通氣機關。丹田者。腹部網油之結成圓窠形。以貯氣者也。故古人有鼓腹而歌。獲享大年者。得此道矣。

除自然呼吸外。須習胸呼吸。再進而爲腹呼吸。再進而爲丹田呼吸。至體呼吸。則爲最上乘工夫。非可躐躐者矣。莊子曰。神人之息以踵。可見非僅全體有呼吸之功能。即是跟以具有呼吸之效力。謂爲神人固宜。吾人初學調息時。必排泄既淨。然後靜坐爲之。飯後宜散步。不可卽行靜坐。恐碍消化之作用也。

張蘭亭先生曰。信實二字。表面上觀之。似係二義。信者。對於處世社交上言之。實者。對於

個人之作事言之也。細思之二而一者也。信即生於實。其作事也實。其處人也必信。經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忠信可行蠻貊之邦。聖人重之若此。而**教育事業尤以信實爲根本**。孟子之學。得之母教者居多。而購肉餉子。尤爲母教中之最切要者。一言偶戲。而必踐以信。其所以謹小慎微。貽謀遠大者。爲何如哉。須知家庭教育。母教之重。兒童信之至極。不於此立其基。將來習僞成性。雖欲矯之使正。師友之力。無從施矣。或謂社會風俗之淳漓厚薄。今乃大不及古。其故何在。蓋皆人使之然也。學問能力。非可以爭。至**信實**二字。極易爲之。乃在我者也。願以利己心重。不惜僞言以欺人。殊不思欺人非可持久也。如見其肺肝然。亦徒枉自爲小人而已。而猶以爲人不我知也。實已衆論斷定。曰不實不信。社會不以人齒。不僅不能利己。其損失殊鉅矣。將終身蒙譏。而受無限量之苦痛已。大中市場諸商。信用失敗於謊價。京津市廛。較之尤甚。雖間獲不正當之利益。究屬得不償失。營業日下。反不如守信不渝之諸商。蒸蒸日上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吾人立身處世。將何所擇以爲標準乎。個人之信用。得失關係於全體。無信不立之言。聖人實有所慨而發也。鄙人前赴南通州時。張季直先生。曾謂其**未作事以前養性十年**。效果方見。南通教

育實業之發達。以此爲基礎。古聖之重信如彼。時賢之重信又如此。吾人可知所取法矣。事業必由此作出者。方爲正軌。願與同社諸君共勉之。

趙次隴先生曰。來復報後頁所載。立身要言第二條。桀傲不馴爲野蠻人之特性。

桀傲不馴四字。其氣象尙遠不及暴虎憑河。蓋彼雖爲不足取之冒險。然尙有血氣之勇也。至

桀傲不馴則專以不服從法律規則爲尙。而爲吾國人之特殊劣性矣。純粹爲

無道德之觀念。無意識之舉。動驕縱之概。小之足以危身。大之足以亂國。原其始皆桀

傲不馴之所積也。

須知所謂服從法律規則者。乃作自己之功夫。行自己之職務。

質而言之。卽是服從自己之道德於人無關係也。不服從法律規則。因而

蒙禍於人亦無關係也。庚子之變。自政府大吏以迄於人民。所作所爲。其野蠻已達極點。騰笑

列邦。遺語國史。危亡隨之。其害至今未已。皆桀傲不馴。所賈之餘禍也。欲祛此病。須從靜坐下

手。

無論大事必敬也。卽朋友宴見之際。語言酬對之頃。一不規則。立招侮辱。個人立於社會。以唯

眦一朝之忿。可以殺身而有餘。且及家國。可不慎哉。

中國人既知此特殊之劣性。當屏除之也。第一養成服從法律規則之習慣。虛其心而實其腹。將來世界方有中國人之立足地。否則公例具在。不我假也。

身處人海。蔽聰掩明。固亦安之矣。若眼光提向天空中。俯而察之。則中國人之存在理由。殊薄弱也。日日加以嚴密之檢點。對國對群。舉無可容此特殊劣性之處。吾人可不引切戒哉。

常子勸先生書經文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一章於黑版以示大眾。曰。此章書以貧富二字對勘。貧富爲社會上必有之階級。人能立得定。不爲境所移。無詔無驕。無論何在。皆能作大事。詔不必其脅肩而笑。屈膝以干也。踣促不自安。相形而自慚形穢。不期詔而詔生之矣。驕不必志竟得盈。趾高氣揚也。安富尊榮。居氣養體。不期驕而驕生之矣。所謂無詔。氣節之士優爲之。至無驕。則非禮不足以致也。故夫子以爲。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此也。今本樂字之下無道字。大不及古本有道字者。義意完密。貧而樂道。何有於詔。富而好禮。自不致驕。昔爲華屋。今山邱。數十年以前之豪富。不轉瞬而一蹶不振者。比比然也。中落之

家猶習者。欲而不知。操節。皆不知禮之爲害酷也。一旦失所恃。立見傾覆危亡之慘。予嘗貴
廉不事事上焉者。以干犯法律爲生活。下焉者。則有非所忍形。諸言語者矣。貧而論無
補於貧也。富而驕。且不保其富矣。人何苦而兩失之哉。

學問之道。萬無窮境。有如流水之不能自止。夫子一言之下。子貢悟及來者。儒家之以意達志。
佛家之頓漸二義。皆不異其爲悟也。然儒術貴實行。不僅僅以一悟爲已也。且貴有切實起行
之功夫。有如象山之學。高明人學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否則不知謹守一步一趨之紮腳學
派。爲更切實耳。

劉雲卿君奏風琴

李翰如先生曰。鄙人游學東魯。幾二十年。今始旋歸。於春間入社。自以爲所學不背社旨。但講
演一層。必求於身心學問有益。而言必中肯。始是以發人深省。鄙人願切聽講。久未敢以一己
之見。質諸大衆者。此也。洗心社之定名。非常切當。實獲我心。經文。君子求諸己。古之學者爲己。
洗心社旨。正與之合。天心猶明鏡。心猶止水。塵滓污濁之。失其光明澄靜之本象。湛然者。豈然
矣。必時時洗之。則明靜之體可以永存。心中空空洞洞。無非理欲二字。往後

戰鬪時而理勝。則欲念消滅於無形。時而欲勝。則理境浸沒而不顯。存理遏欲克伐。怨欲咸含有洗心之義。意學者非僅以誦讀詮釋考據訓詁爲己也。必須對於言行時加省察。有如古人之功過格者。日有所爲。入夜一筆而記載之。久之則比較之下。省克均易。可以寡過矣。省察克治。非僅儒者之功。夫。即執干戈之軍人。秉鈞衡之官宰。均宜於此注之意也。軍人以捍衛國家。保護人民爲天職。官宰以上輔國政。下澤民生。爲胸襟。男兒欲畫凌烟閣。第一功名不要錢。此語大有研究之價值。吾人於七日一來復。爲洗心社集會之期。必須將前六日中之行爲。語言思想。一一考究省察。某也合理。某也非理。久之則不道德。不規則。不名譽之事迹。當可盡擯。並此種之妄念而無之。則一波不起。一塵不驚。吾人光明澄靜之心。恢復其本來狀況矣。子游爲武城宰。而得澹寧滅明。可見無千求之心。正大光明。而非失之過克過高。令人不可揣測也。吾人於此善之意。或亦有裨身心於萬一乎。

鳴鐘散會

洗心社講長趙星西先生蒞應縣洗心分社第一次集會

山西洗心社星期講演錄 講稿

講演詞

君子務本。孔門之的傳也。民國成立。於茲七年矣。既曰民國。則爭民權。民權未見發達者。中華專制舊染之污。官權太重。民已習慣。不敢爭權。且亦無可爭權也。欲爭民權。先爭民德。並無民德。安可爭權。不爭民德。徒爭民權。大者勢必至於爲亂。細者亦必入於匪彘。烏乎可。今欲因名核實。去專制舊染之官權。則必講共和民國之民權。欲講共和民國之民權。必先講合羣之地方自治。欲講合羣之地方自治。必先講個人獨立之自治。欲講個人獨立之自治。必先講洗心不可。心爲一身之主。卽天下之大本。此洗心社所由成立也。夫不曰治心。而曰洗心者。欲天下識其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非明德乎。卽至善也。當未發之初。純一不雜。何待洗。或因嗜欲動於小體。或因習氣出於不知。皆足以蔽其心。物蔽則垢。心蔽則舊。舊非洗不新。洗必以水。洗心何用。非知乎。若於不知。亦無如何。然而不必慮也。知具於本心。日良知不待外求。不加學識。心動於善。彼必知之。心動於惡。彼必知之。知其善而爲之。知其惡而去之。則洗心也。故致良知。尙矣。致良知之功。安在。卽大學中庸之慎獨也。獨則一。一則舊染之污去。而復其心之本明。由蔽而復明。

非新而何。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新而無不新。咸與維新矣。百姓民也。官亦民也。在官不敢妄自尊大。當百姓亦不可卑鄙自小。夫而後咸有一德。大公無我。立法者公。行政者亦公。方不愧共和國矣。並不愧孔門之君子務本矣。洗心社之立意蓋如此。願與在官在野諸同胞共勉之。

五月五日爲洗心社七年第十八次集會社員齊集由講
長主幹導引恭詣 大成殿行謁 聖禮畢入明倫堂
講席如前儀

劉雲卿君奏風琴

講長楊季龍先生曰。社會公益之事。必須吾人公共擔任之。以圖有益人群。促社會之進化。天職所在。義不容辭。鄙人素乏學問。僅就夙所服膺之一知半解。以貢獻於同社諸君。未知有當於萬一否。藉爲一種補助討論之資料可也。

吾至聖先師孔子平生所主。在道心在明德。在止至善。孟子始有良心之發明。降至近古。陸子象山王子陽明。悉能以其學說。闡發良心之本能。良心者。天理渾穆不羸毫釐之雜質者是也。

陽明子又辨爲良知之學說。以爲良知虛靈不昧。與天地合德。然良知果何由而成。立乎。則有組合之要素分子也。以泰西新學家之理解。剖化分。則所含之元質。爲知情義。以古聖賢之名詞代之。則智仁勇而已。顯其本體。則絕不與他質化合也。顯而

未發。則爲達德之中。既發或不免有所偏。而流弊卽生於其間。爲患甚大。經古人千辛萬苦。始獲此空前之發明。爲後世啟嚮道之徑路。吾人獲此方便。勿忘前哲開闢之艱難也。

陽明子**知行合一之學**。說最足以矯儒術空疏之弊。致良知之**致字**。學者解釋。不一其辭。何以致之。**知行合一**是也。知行合一。功夫非常精純。以其體言之。渾渾穆穆之至善也。以其用言之。明德之作用甚大。一生安身立命之根本。一生植德樹功之定點。舉莫外於斯。

今洗心社之功能。對於吾人克己近道之方法。固在研究之必要。然能實行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致良知**。則甚合今日社會待人爲治之時際。出其所學。以謀社會之進化。則不負公共之擔任矣。

張貫三先生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此節經文所言。何其酷肖今日之中國也。

千乘之國。指大國而言。周初之所謂千乘。在彼時固早已兼併擴張。不止千乘。然猶習舊制。而指爲千乘。言其爲大國也。

攝乎大國之間。攝非居也。非介在也。實受他國之權力牽制。且非一

國事齊事楚。殊形肆應。窮無所措手之狀況。

加之以師旅。加者。非所應用而分外爲之者。軍旅之事。國內本不應有而

常有之。其爲爭權奪利。擁兵自固。民不堪命。故曰加。非固有也。

因之以饑饉。因者。連類而生之例也。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軍興之國。農

事廢棄。賈斷絕。失業者多。饑饉有相因而至者。理也。亦勢也。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比者。初不期然而竟然之謂也。世界三十年一大變。三年一小

變。凡甚長之限。人或不之待。其短之限。則事失其效。排比而及。曾幾何時。已三年矣。

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勇爲美德。人人身心中所固有者也。方義也。亦爲人

人性分中所固有。然視所以啓發疏濬之如何耳。大國之人。恆驕。一旦爲他國之權力

所攝。心灰氣餒。一事認爲不可爲。蚩蚩者衣食且不足。又何有於禮義。於是正人日退。亂人日

作。庸愚所歎爲絕望者。子路乃取輕輕下一爲字。且以三年自限。何其勇也。蓋確見其非

不可爲。並知前此之實未曾爲也。如曰爲之。必一日不空過。然後三年之效。可見徵實。

况千乘大國地廣民衆有可爲之憑藉。可使有勇之使字大有作爲。人民有樂業之心團結之力。生於威信之下。孚威信既立。則許多事業皆於三年之內次第爲之。一年即有一年之效。二年而其效愈彰。三年則有勇知方之政成矣。必先得一己之有勇。一己之知方。然後使字方有著落。

中國今日既攝乎大國後。攝乎小國。南北之戰爭非加之外。大可以已者乎。各省荒蕪流離。載道饑饉之事。尤不能諱。當此時際。深望有由也者。出而爲之也。子路之言非空疏也。鄙人深望大衆服膺於子路之道而見之實施。則幸甚矣。

趙次隴先生曰。今日應講立身要言第三則條文曰。眞血性男子腦海中有國家兩字。此言人在世上得爲男子。又有眞血性。又有萬能之腦海。此其中尊貴清高。不應雜貯其他之感想。亟宜以國家二字鑄入之也。况現在國家情勢誠如頃者。貫三先生所講地形上攝乎大國之間。精神上則小國亦攝我。際此之時。大衆應有所覺悟矣。子路果何人哉。吾人宜認定子路爲有眞血性之男子。然子路亦

一人也。其平生之本領非他。惟真也。故有血性惟不僞也。故其血性乃真。惟不虛假。故有實在之本領。雖然吾人須自矢不讓子路。獨爲血性男子於數千年前。吾亦必爲血性男子於今日。並非僅憑書籍之文字。即認之也。此有證據在焉。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其真實不僞之概。爲何如乎。子路片言折獄。以其真。故能爾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蓋恐後者之有碍於前。且慮多聞少行。不克實踐也。由也爲之四字。乃從真血性中。發爲治國之熱心。其毅然決然之擔當。爲吾人所亟應取法者也。吾人當自認爲後來之子路。抱定不擾亂生民之宗旨。且實行扶持生民之志向。以愧彼僞偉人僞志士之虛假行爲。其在世界誠不失爲真血性男子也。佛家恆謂世界由法力無邊之佛所翹造。儒家謂世界由眞神所翹造。耶教謂世界爲萬能之上帝所翹造。其理一也。

一太陽系爲一世界。千太陽系爲中世界。三千中世界。即謂大千世界。佛曰三千大千世界之生。成則同成。壞則同壞。鄙人由佛理悟得愛國家之方法。曰生則同生。死則同死。舉國同定此旨。其國方能立於世界。若反其道而爲之。必致散渙孤弱互。

相仇視互相攻擊作亂妨治甘喪其國民之資格矣滅亡必隨其後覆轍一蹈危機立見可不慎哉無古今中外凡真愛國之血性男子非僅空言可以愛國必須排除一己之意見以國家二字鑄入腦海中國庶有存在之可望否則不僅首發難端之人罪不容死即國內無辜青年大多數之生命亦必爲所犧牲矣宗魯臣君奏風琴

冀育堂先生曰今日所講之標題曰（人類之知識有限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斯言非謙實至理也人之不自滿假者以其有限也道理之在天地也靡有窮盡而吾人之所知識者不過宇宙間一點之道理耳即認之爲大學問家大著作家豈不愧死

人生有涯而知無涯 必須消除自滿之觀念方有進益之可言而傾軋排擊輕視毀謗之心亦隨而盡淨誠有如次隴先生所講 吾人須知孔子尙非生知 不過自古至今人人各知其一小部分知其小也各盡其求知之天職守其分所應爲國治而天下平不外斯也

何以證明之試思人類何以必須取得知識取精用宏舉世界之萬物萬事皆足以供人類研

求知識之資料。視覺嗅覺聽覺觸覺味覺皆屬之直觀。由直觀而得來之知識。較爲眞確。然僅恃直觀。以爲知識之源。則有**有限中之有限者也**。即人類以外之其他動物。亦莫不皆有此直觀之知識。人類與之正爲相等。不能超越而高出其上也。所賴以爲萬物之靈者。符號之知識是也。此符號之知識。實爲人類所獨具之能力。何謂符號。如動作。語言文字之類。此乃以人之知識爲我之知識。並以古人之知識爲我之知識。更以世界人之知識爲我之知識。此外無他法也。動作者表示意思之簡單符號。如招手爲來。揮手爲去。以拳擊掌。表示決心。兩手撒張。表示失著之類是也。晤對談論。以語言爲表示。書函遙達。以文字爲表示。書籍刊印。表示於千古之後。電信報紙。表示於萬里之外。全恃符號之作用。故能知識超邁於他動物。而支配之宰割之利用之享受之。舉由符號知識得來者也。然由此符號而得之知識。不過其全部中之二三分已耳。不能完全取得之也。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釋迦謂阿難曰。佛在拈指。阿難言。下頓悟。可見語言之表示。而欲聽者之得其眞象。必程度相差無幾。方能領解。其餘雖同一聽聞。而仍茫不知意旨之所在。况文字符號。所表示之意思。傳授數千年之久。重譯數萬里之遠。純

情符號之推想而得。不已難乎。此人類知識之所有有限也。

更如易經。文王演卦。後世僅目之爲卜筮之書。而孔子讀易。以爲作者其有憂患乎。維騷屈原作經。後世僅目之爲詞賦之祖。司馬遷讀之。而非贊其志。史記漢書。注之者。無慮數十家。各有異同。夫天下事之是者。惟有一。而非者。乃不可以數計。至二以上。卽有一是。而非一非者。訓詁又如此其難。此又人類知識之所以有限也。

特符號之知識。其難固如上所述。而直觀之知識。每不足恃。然則將不求知識。一任其渾渾噩噩。以終乎。則又非也。人在世界。既錫以高等動物之徽號。實由於遠祖遙宗之戰勝他動物。而有今日之文明。更思人類何以不互相支配。宰割。利用。享受也。卽他動物。亦宇宙間一衆生耳。何以人類競支配。宰割。利用。享受之。而認爲理所當然耶。蓋公理所在故也。公理果何種元素而構成之者。知識強權之所在。卽公理之所在也。西儒貝根恆謂。知識者權力也。彼歐人之對於知識。研究考察。不遺餘力者。實由此項學說所提倡。天地生物。俾予均一。我之知識。固爲有限。彼之知識。亦爲有限。他動物以知識不完全。而受我之支配。宰割。利用。享受。認爲所當然者。安見轉受他之人類所支配。宰割。利用。

享受而不認爲公理所當然乎。况泰西學說復擬造超人格以備宰割常人格之人類。彼方以我爲研究考察之資料以待一旦新礦之試而我乃醉夢顛倒不思進化。勿惑乎以受宰割爲公理也。依進化之例言之人類之知識雖爲有限。然勿爲所限也。積極進取以知識爲自衛之具。雖未敢以爲足以宰割他族。且圖免爲他族所宰割亦云幸矣。

鳴鐘散會

山西洗心社暑期講演錄 諸稿

五月十二日爲洗心社七年第十九次集會社員齊集由

講長主幹導引恭詣 大成殿行謁 聖禮畢入明倫

堂講如 前儀

高雉梁君報告。社員均宜沉心定慮。靜坐聽琴。瞑目屏息。反觀內視。無論有何聲響形色。總之耳不旁聽。目不旁視。以收靜坐十分鐘之益。此非人爲者。乃天然之規矩。應爾也。況此中自有樂趣。並非以束縛爲障礙者。蓋規矩而出於別人之強制。則祇苦其束縛。規矩而發於自己之樂爲。則正覺其愉快也。

劉雲卿君奏風琴

講長郭允叔先生曰。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商人向來復大經流社。不知曾否有講此節經旨者。昔朱紫陽與陸象山。學術不同。然朱子嘗令門弟子。歸與山講解此節。有聞而垂泣者。朱子亦云。其言切中學者。隱微之病。所傳講義。今日讀之。雖覺其透切之極。然亦何至雲涕。想彼時講解。必參以當日之實事。故能感人心脾。使聽者不覺其涕之何從也。

利者非但財利之謂。一切占便宜。便謂之利。學者非畫斷此關。何從講

學。好利而曰喻利。聖人之言。最爲精到。今日思別以一字代之。如沉溺。如趨向之類。舉不及喻字之妥適。或說爲言下即悟。仍覺隔膜。蓋此字實含有不待指示即奔赴恐後之義意。人心惟危。喻利之趨極速。其就下也最猛。科舉家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云。仁義之中未嘗不有利。此利導之言。不可以爲正論也。今世人心風俗之不一。若皆利字靡入天性之所致也。宋儒講學不重功利。以爲功即利之大者。人之欲有位也。其心理不外兩種之觀念。發展抱負與希冀富貴而已。剖解而視之。此二者恒夾雜糾纏。驟難締認。新舊之爭。即起於此。相蒙相假。互爲利用。複雜不純之結果。以亂國而有餘。可不深懼哉。

在位欲以奇功博高名。在下即欲借此機緣。爲進身之地。變本加厲。有非初憶之所料者。例如王安石之變法。本出於救國之公心。然挾一功利之念。其害遂有不可勝道者。夫天下事之以義倡者。猶恐以利終。况以利倡者耶。司馬溫公欲舉而廓清之一蹶不振。論者或遂謂新法不可改。不知倚新法以爲衣食者。實繁有徒。故不克改也。觀當日紹述章奏。洋洋盈耳。其實假公濟私。言在此而意在彼也。義利之源流不清。其害至於如此。即縮小範圍以個人言之。過事而不能當機立斷。隨時變遷。皆趨吉避凶。趨利遠害之私心爲之也。

佛家有下三乘之法。爲愚頑說之。如地獄輪迴等語。蠱其由畏懼之心。以近道也。蚩氓無知。甘於爲惡。不有禍福之說。以悚其聽。則刑賞所不及。何以閑其欲。而遏其亂乎。儒家之參言功利。亦欲以此引人入勝。蓋不計功利。非可望於恆人。而死生利害之念。普通重視。因而利導。亦降格之權宜也。視此爲歸宿。則大誤矣。文昌化書感應篇等書。固無與於講學。即如呂新吾呻吟語。可謂明白透切。然論明儒者。終以爲第二流。以其迹近世故人情。不免教人以趨便宜也。世人之溺於世政也久矣。尙待教乎。

發於義之一念。雖顏淵問爲邦。聖人且許之。發於利之一念。雖樊遲之學稼學圃。聖人亦不許之。講學者。畫此爲鴻溝。源流既清。他日得時行道。庶不至爲天下貽害也。

智仁勇 三達德。雖屬天性。亦由學術。大哲學家。佛學家。有由智入者。有由仁入者。有由勇入者。此三者之中。不屬他念。而今之講學者。似乎專由智一方面著力。中庸以誠爲萬事之本。今人不注意此點。而曉曉然曰倡新說。吾恐其適足爲害也。若欲求誠。先在不討便宜。願與同人共勉之。

杜子誠先生曰。適纔允叔先生所講。於義利二字。發揮盡致。異常透關。吾人當知所扶擇矣。鄙人今日所欲。以一言質諸同社諸君者。實有近乎利之一方面者也。洗心社之講演。即以洗心社三字言之。此名詞亦常談耳。然危微精一之十六字。歷聖相傳。實洗心之法。今日時局。阽危救命之不暇。遑云洗心。鄙人以爲不然。蓋欲救命也。非洗心不可。洗心社之設。於平時。純乎道德之關係。而在今日。實生死存亡之關係也。遠之則歐西大戰。爭各國之糜爛。不可以語言文字形容。近之則如湖南。四川。山東。陝西。廣東。東三省諸處之亂象。危機。尤非毫楮所能寫。此其故安在哉。蓋以秉政者。及諸政客。偉人健者之怠於洗心所致也。果使人人而知洗心之道。何至於斯。相較而觀。則山西方在國家閒暇之時際已。災由心造。福亦由心致。因果相乘。密切無間。古今中外。決無無因而至之禍福。鄙人所以認洗心社爲救命社。願吾人共認之爲拯危脫險之必要。不僅個人已也。充其量。實足以救全國之命。推而至於其極。欲救世界人類之命。端不外洗心之一法。切切以救命爲前提。迹雖近利。亦實情也。

天下至潔淨之物。有過於人心者乎。又奚必洗。以爲塵垢蒙之也。此之塵垢。非有迹象之塵垢。

乃私欲之謂也。私欲蔽其聰。不能得事理之眞。於是乎洗爲必要矣。蓋臨事之洞察。必基於平時之存養。卽就最近選舉參衆兩院議員一事觀之。其一部分之內幕。較諸前屆之國會選舉。竟至每况愈下。黠者播弄百端。盲者從風而靡。甘居被動。此皆不洗心之過也。心之不洗。錯亂百出而靡窮。今日洗心。已嫌其遲。再怠不速洗。一誤再誤。蹉跎歲月。必將欲洗心。而有不許之者。惟願社內外諸君子。趁尙有洗心之自由。急起洗之。勿待受人之干涉。欲洗不能。而始悔其晚也。則幸甚矣。

張蘭亭先生曰。今日所講之標題。爲（有人爲立國之本）

凡一國家之存在於世界。必有其所以存在之要點。試思土地人民政治。固國家三要素。然更有重要駕乎此三者之上者在。

主土地之說者。中國可以立國矣。幅員之廣。十倍於日本而不止。理應強勝。而竟不然。物產之豐富。爲世界所艷羨。美國之富。亦以地大物博。英國之富。以煤鐵供給世界。而山西煤鐵甲全球。而貧弱至此。其故安在。

主人民之說者。中國亦可以立國矣。人數非不突過日本十倍不止也。俄土跨三洲。英旗遍天

下。其人數亦不能過中國之多。而中國貧弱如斯。其故果安在乎。

以如斯之土地。如斯之人民。而憂貧患弱。至於此極。其故可深長思矣。蓋國家之待人而治。如工師之需材爲用。欲建築宏巨之夏屋。必取得楨榦之良材。有林一區。非不蔚蔚蔥蔥也。匠氏以斤斧繩尺往。冥搜終歲。廢坐愁歎。非侏儒短小之不中尺。即擁腫支離之不中墨。仍等於無己耳。於此而計萬全。蓋非速造成有用之材不可。培植之。灌溉之。修削之。矯正之。俾獲早日成才。然後工師樂觀其成。

成才亦難矣哉。有**道德**有**品行**有**才力**有**學識**有**責任心**種種要素。咸備於躬。斯爲全才。否則各得其一。部或數部。亦足以器使。而應時勢之需求。奈未儲之有素。則缺乏之歎。在所不免。比較之下。相形見絀。當此存亡危急之秋。人才關係尤真。關係有二。一曰**國家之關係**。二曰**個人之關係**。

國家之培養人才。政府負其責任。無非養之與教之。百人之中。受教育者。數人而已。而所受之教育。又甚微弱。以與列強之人才相馳逐。其不逮太遠。溯其原因。乃專制歷史之流毒。所入者深也。現在既有所覺悟。遂宜速行注重教育。務使全國人民之大多數。有普通學識。而期於此。

中。拔取特殊之長才。然教育宗旨。必以教一人。則得一人之用爲詣歸。他如工業商業農業諸教育。尤須學成之後。能見實施。畢業學生。爲社會所信用。各得以所學爲職務。則中國或免乏才之憂乎。國家執政之人。亦國民之分子。必當體察社會情形。以爲教育之方針。勿務高深。而昔人情之趨向。勿慕浮夸。而拂公共之好惡。以此爲教育。則得其正矣。

個人之求學作事亦必思對國對羣能有所裨益 無論直接間接。

務直以一己之能力責任。爲有益公共之事。才不及。力不足。固不可爲。然矢志嚮學。正以補充其才力。以爲作事之預備耳。學識進益。方將藉以有爲。况中國今日之人才。非不可用也。祇責任心不充分。而國已大蒙其害矣。有五十分之能力。僅僅作三十分之事。此二十分。非置諸閒廢。即留作無益之動作。一人如此。自以爲無害也。積一人而全國如此。其害又何可勝言。國將以何立於世界耶。一國興衰。個人仔肩。個人而不充分其責任心。所虧負者實多。以致演成貧弱之現象。根本原因。仍個人之過也。

一國之內。人與人競爭。世界之內。國與國競爭。皆爲**生存問題**也。進化愈劇。競爭愈烈。競爭之憑藉。富強是也。吾人宜早自覺悟。一方面以國家力量。一方面以個人力量。積極爲之。各

盡其責任之所在。以小事之責任心。積成大事之責任心。而富強可冀矣。總之土地。人民。以及物產。不稍遜於他國。所缺乏者人才耳。即如各國之巨礮利槍。飛艇潛艇。種種神奇。皆人爲者也。有人焉。舉可企而及。並可駕而上之也。莫謂秦無人。秦何至無人乎。以人之能力爲衡。以能否作事爲衡耳。苟不發奮圖存。人將以無人視我矣。深願大衆。對於立國之本。注之慧也。

宗魯臣君奏風琴

陳孟同先生曰。洗心社之義意甚善。推廣言之。洗心之說。所謂洗者。必非以木體自洗也。必須別有一物。方能立於客體方面。而洗之也。所謂別有一物者。何哉。即與水同體之**公大**二字是也。夫愛己之心。人皆有之。人情也。以公而忘私。責之恆人。不可必得者也。知先公後私之道者。斯可矣。試者述**公字真確之解釋**

公字之構造。人即私也。八即背也。背私者爲公。或以爲八即分也。分於私者爲公。於天下。夫以天下同私。其私即大公矣。爲己之心。純乎個人思想。推而及於天下之個人。即至公也。夫吾人有生之初。即具有社會性質。如其無之。個人決不能存在於世界也。個人之資以生存者。如飲食衣服。居住。皆由社會中得來。**天下絕對無單獨存在之人類。蓋自獨立**

由此著手。將來之受益靡窮矣。

王懋修先生曰。鄙人春間曾來此聽講。寸衷感觸。至今盎然有餘味。今又獲聆諸講長之正論。慶幸奚如。乃蒙不棄。顯蒙推登講席。辭不獲已。請以一言爲研究者。明德是也。明德者。即人之受於天者也。即天下人人所共有之良心也。王陽明所謂良知。中庸所謂誠。易所謂太極者。均此至精至微之理。千萬而不能盡者。不知理之所在。雖一二人之間。行之不得也。安望其行之天下耶。簡言之。卽不虧負良心卽明明德也。以愛國愛民之心。行無詐無虞之事。良知之作用也。康德曰。良知者。是卽是。非卽是非。一些瞞他不過。不自欺。不能自欺也。人人有此不欺之心。推而至於天下。卽明明德於天下也。古聖王能之。後世胡以不能者。以政教不統一之故耳。宋史道學傳云。古時無所謂道學也。以更爲師。以政爲教。所以能明明德於天下。邱瓊山大學衍義得其大概。國之富也。由斯。兵之強也。由斯。明德者。治平之大本也。鳴鐘散會。

山西洗心社星期講演錄

潘祐

十

五月十九日爲洗心社七年第二十次集會社員齊集由

講長主幹導引恭詣 大成殿行謁 聖禮畢入明倫

堂講席如前儀

劉雲卿君奏風琴。

講長石玉如先生曰。經文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字之義即攻其

惡勿攻人之惡之攻也。前儒闢佛之說。即攻異端也。端字之義。即孟子仁之端。義之端之端也。由人之大體發而見其端。至中至正之端也。不合於此者。謂之異端。異端甚多。不可指數。雖此方以爲異者。彼方亦認爲由其人之大體而發見。雖不有大害之可指。然推行久之。其失彌遠。其異愈彰。至斯始悟正端之平淡悠久而無弊。大非異端之新奇詭異者。所可及也。然人情厭故而趨新。見異思遷者甚多。爲防迫流弊糾正人心計。不惜出全力以攻之。措擊剷除。無所不用其極。然滌蕩夷夷。爲不可必之數。存亡危急之際。彼方亦必以死力爭。不僅徒勞無功。且將激而肇天下之大禍。於是世界之戰爭起。甚且同室操戈。一教之中。顯樹徒黨。忿爭不已。崩裂剪屠。延及百年。不能戡靖。適以亡國亂天下而有餘。推原禍始。何嘗非攻異端。

者。操切激烈趨極端而不知務本之所致乎。夫子至聖。逆知天下後世不能無客氣用事之虞。故垂戒深遠。曰斯害也已。然則見異端而不之攻。將一任其橫流。旁決以昏墊天下乎。此有法焉。不外盡其在我者而已。爲充我之至善。以平治修齊。一無駁雜。一無流弊。使仁義禮智信之道沛然於兩間。無一隙之罅漏。彼異端又安所容於世界哉。

人無爪牙羽翼鱗鱗蹄角。而能戰勝龍蛇蛟鱷虎豹虫豸者。以其能合大羣也。吾道果至善。見彼異端之出也。乃反而攻諸已。至中至正之有所欠缺乎。借彼之端。爲自勦之鏡。察吾欠缺之所在。以勉臻至善之境域。由一家而推及一國。由一國而推及天下。平治修齊。各造其極。則天下同風。雖異端亦必將有共化之一日。適者終勝。羣趨之如流水之就下。且人類好勝。天下有同情也。逆而攻之。相仇相抗。永無寧宇。今不之攻。而潛移默化。久必融治於無形。同化力之作。用莫大。神妙至不可方物。鄙人少年之時。客氣之克治不盡。浮盞而無所把握。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之句。不禁頸爲之赤。嗣讀此經文。憬然悟攻異端之害。及讀西史。更足以證吾夫子之垂戒深且遠也。西國之法律。以信教自由爲條文。然規定未久也。使早爲此。又焉有教爭之慘。

禍哉。其實此條文亦以無數之苦痛爲代價。而購之於頭顱熱血中者也。吾夫子至聖。早見及此。而垂戒深遠若斯。吾人其深思之。

許海瀾先生曰。鄙人前此之講演。以時間之短淺。未盡欲言。今請申論之。沁水洗心社成立周知事之講論曰。人有殘忍心洗之以惻隱心。如斯者六條。其實人類之壞心不僅

此而所以洗之之藥亦不僅此也。心有仁。凡害仁之心。即以仁心洗之。心有

義。凡害義之心。即以義心洗之。心有禮。凡害禮之心。即以禮心洗之。心有智。凡害智之心。即以

智心洗之。心有信。凡害信之心。即以信心洗之。**妙在洗心之藥。卽心中所固有。不待他求者也。**於此不難於洗滌之功。而難於辨別之力。最不易分晰者

似是而非之心也。姑息之似仁而害仁。機械之似智而害智。亟宜辨認而洗之也。至傷義之貪。傷禮之亂。均宜洗之。不待其迹之著也。今在洗心社固以洗心爲講演。卽出而作事應世。亦必隨時隨事各圖精進。加以檢點。識得本心之所在。不僅一己之日起有功。而社會良好之

風亦必氣象日隆上矣。
嚴敬齋先生曰。**奴隸**二字。爲舉世所深惡而諱言。然以國勢之阡危也。**奴隸**二字之咄咄逼

人更爲全國所深厭而懷懼也久矣。鄙人對此。乃以科學之研究。加以解剖。始知此中含有二種之劣性分也。一曰愛小利。一曰不知世界大勢。

泰西各國之於非洲黑人。以巨艦泊海岸。非人聚觀之。歐歐人之隙。竊其微小物去。歐人知其易以利啖也。呼之前予以微小物。歡呼而去。來者益衆。乃誘之登艦。載而售之遠方。爭購爲奴。美洲且因而大戰。黑人驅幹偉岸。力作不懈。以乏遠大之眼光。貪圖小便宜。即奴隸之根性。味於世界大勢。僅就耳目之近。爲直觀之智識。無惑乎爲異族所犧牲。販運驅策。售受如牛豕也。彼非洲人固宜憫其愚。而無知也。有處境類似。而願耐嬉如燕雀之巢積薪者。又安所措其辭以自解耶。

甘爲奴隸。則可無言。如髮之其知及其道。而即所以拯危者乎。不貪小便宜。研求世界之大勢而已。然而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習慣之入人深。私欲即奴根也。使拔盡私欲之奴根。彼又何能以小便宜牢籠我哉。美食鮮衣。華屋厚祿。崇爵種種。皆所以羈縻銜勒我而利用我者也。使稍失把握。而貪心一熾。則奴隸之要素備具。嗣是以往。鞭笞驅役之。由人也。魚肉宰割之。亦由人也。萬劫不復。永淪奴籍。子孫亦絕無人格之自由。皆此一念之貪。貽之戚也。

立國之精神在公道義字卽公道也。人而善遇我者。我必使其人爲善。此即

義之作用。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苟無義字撐持於兩間。則關壯穆早與華歆並事魏武。而椒山且執贄於東樓門下久矣。

王幼臣先生曰。鄙人初次蒞社。對於洗心社之發達。不勝欽佩之至。我中國夙以章程匾額囑於世界。章程立於內。匾額懸於外。能事即從此舉矣。認爲機關之生命終了。未爲苛論。抱悲觀主義久矣。不意於洗心社而見人心之未死。中國前途尙有可爲。愉快奚似。

請言洗心之義意。心無所謂壞也。如衣之新。又何須洗。入世既深。距人之初也漸遠。私欲發達。塵垢玷污。如衣之敝舊堪憎。污穢之有待於滌洗。不待再計而決者也。

責任心三字。爲近世普通之名詞。然言之易而行之難也。**使人不負責任天下將無一事之可成使人盡爭負不應負之責任則天下亦無一事之可成**。蓋在英國留學時。曾見倫敦市上之救火矣。偶值災兆。突如一家火起。鄰里爭往救之。時則責任在衆人也。消防警察一至。衆皆散歸。時則責任在警察也。救火會至。警察不過遙爲糾察。時則責任在銅帽之救火會也。如尙延燒。則銀帽之救火會馳至。而銅帽者退。時

則責任在銀帽者也。再不能撲滅。則警鐘環現金帽之救火會。驅水機車風馳而至。途人均類。亟避。否則撞軋不問也。金帽至無不可救之火矣。夫同爲救火會。尙各負其責任。不稍紊亂如此。使人人皆負責任。轉致人人無責任之可負。則火終不得救也。

責任之負有能與不能之別有應與不應之別 有以不負其應負之

責任而敗者。亦有以濫負其不應負之責任而敗者。於應負責任以內之事而放棄之。而責任以外之事反孜孜爲之。惟日不足。無惑乎亡國。亡國之聲愈唱愈高也。與其諱亡而不敢言。寧亟求所以救亡者。其法無他。不過 **全國上下各負其應負之責任** 分頭作事。各盡其心力之所至。一方充足一己責任範圍之事。不使少有缺欠。一方嚴守他人責任範圍之界限。不使少有侵犯。一如英京救火之秩序井然。則政教之軌道一順。或亦救亡之一道耶。
宗魯臣君奏風琴。

徐仲孚先生曰。頃者石玉如先生講演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經旨。極爲透徹。發古人所未發。證以西史。更信而有徵。鄙人請再爲引伸之。以供共同之研究可乎。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此境似不易幾。然誠心作工夫者斷不

可不懸爲終身之的

且天下事無巨細。必有同心協力者羣爲輔翼。藉助而相與有成。此非僅感恩戴德之私也。亦非盡機械權衡之力也。自有爲誠心所感。不忍負之。於是各致其死力以赴之。而事功於以成。出於不能自己之情。即天地萬物一體之端倪也。

盡其性以盡人之性。雖胡越可與同舟一體之徵。全在心理上之作用。作用維何。一公一普

而已。如用人也。以才力品學爲衡。不以親疎愛憎爲別。人不得不目之爲公矣。以遠大爲懷。不切切於左右習近。即山陬海蘧之匹夫匹婦。亦在胞與之中。嫫寡孤獨。舉在哀矜之列。欲不謂之普。不可也。既盡其在我之公且普。則天地可參。投醪挾纒猶淺之乎言之矣。嫫寡孤獨爲最易忽略者。憫卹之心。現於顏色。不必蒙恩叨惠。而感人之深。有不自覺者。犬馬之徵亦能以誠感而生樂就之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海鷗狎客。有心無心。判若兩人。信哉豚魚之格。非齷言也。一己之存心。不露不言。此在我者也。而十手十目。肺肝如見。誠中形外之不吾欺也。

朋友之交以義。而相合以情。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以視彼儀文周至而神情不屬者。千里矣。更進而論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弟恭夫唱婦隨。其家雖微。必興之象也。反斯。則方在隆上。不轉瞬而敗矣。更進而論一國。政治修明。人心安定。不僮身受者之熙熙皞皞也。即聞諸傳述見

諸記載者。心目間亦爲之愉快。此足證天地萬物爲一體。人心之相印同也。

以公普爲懷。充至善之極。不僅域內之民化其仁。卽自東海以迄西海。方其趾聞其韻。咸同風而慕其義。此雖聖賢事業。未可驟臻。然堯舜之心。亦不過能推之於天下。不使一夫失其所。視民如傷。不必其飲之食之也。良心爲人人所固有。不私一己之感情。而共天下之休戚。夫如斯矣。其於一事之作成。必獲經始靈臺之效果。此勿諉於讀書登仕者之事業。非黎庶所可企也。陸象山講學。不擇類而授。恆曰。我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作個人。祇須時時檢點此心。常惺惺然。人同此心。無間中外。不別古今也。持以有恆。旣公且普。苟造其極。卽有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象。

劉雲卿君奏風琴。

鳴鐘散會。

五月二十六日爲洗心社七年第二十一次集會社員齊
集由講長主幹導引恭詣 大成殿行謁 聖禮畢入
明倫堂講席如前儀

劉雲卿君奏風琴

講長陳靖武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爲人心之不洗而發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至清至潔。無庸洗也。私心漸動於情欲。天性日汨沒於無形。德之不明。蓋緣私欲汚之也。吾人心中。天良與私欲之戰場也。一勝一敗。一進一退。日無寧宇。吾人之來此洗心也。如天良在此。練兵以期戰勝私欲。而恢復天理之全權。以希冀聖賢之境域。苟戰而不勝。則天理失敗。私欲大張。危險之生。有甚於洞斷斷頭者矣。於是奮勇猛進。以期一戰而勝。則天君泰然。百體從命。粹面盎背。純爲天理所陶鑄。其精神上之愉快。爲何如乎。不此之思。甘心助欲以濫理。則淪墜已耳。又何洗心之必要乎。天良充清。至於其極。可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用。道心作主。人心俯首聽命。則爲人身順軌之政治。此儒家之正道也。人心亦不能盡廢。以禮爲節。則天良且藉人心以行之。而人心爲天良所用。足以爲學業事功之補助。

否則天良退處於無權。私欲縱恣而莫治。雖百洗心何益哉。

秦莘農先生曰。鄙人之入社。願切聽講。以爲一己身心之涵洗。非敢登講席而有所敷陳也。今

承諸君之雅命。辭不獲已。就管蠡所及。爲諸君簡單言之。

洗心社之成立。爲祛除人心之私欲。而恢復其固有之道心也。須知人心之一正卽

爲道心。古聖賢一薪相傳之中字。卽道之所在。人人以中爲心。卽臻

大公無我之境域。禮樂行政之恰好分際。卽中之大者也。日用尋常。應世接物之恰好分際。亦

中之小者也。因地之中。因時之中。春夏秋冬秋之各得其正。質文寬猛之咸合其宜。皆中道也。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用二字中。含有斟酌短長。權衡輕重。皆持平中之義意焉。

然則中果何在乎。又何以知之耶。以一心察中之所在。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乃得之矣。聖人之

制宜也。執兩用中。百持不變。其一定之中權。如行萬山迴旋之中。認定南鍼。決無迷向之虞。又

如大海夜航。驚濤駭浪中。認定羅經。亦決無失慎之險。與此並同。但中乃虛位也。旣言位矣。又

何以言虛。以其不能確定方向。實指形狀者也。事理上之中。微妙已非語言文字所可形。卽物

質上之中。亦難驟窮其究竟。卽如此黑版之中心。果何在乎。近似乎中。而實非中者甚多。滋惑

萬易。縱以規矩求得之中心點。記以白堊。卽此聖點之內。尙有中邊之異。物質且然。况事理之萬變乎。言小則天下莫能破焉。無聲無臭。何在而非虛位乎。然勿視爲甚難也。又恐有索隱行怪以求之者。故聖人於中字之下。加一庸字。可見庸德庸行。倫常日用之合乎中道也。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在深高也。祇求合乎中庸。卽臻聖人之道矣。馮振邦先生曰。頃者陳靖武先生所講。人心道心二義。透關之至。鄙人請就**私欲**二字。以淺顯之說。申明其義意。

私欲二字。含有欲望希望二種之義意。此人人肉體中。咸所備具。而青年之學生。正人欲發達之時期。故欲望隨年齡而並進。然欲望亦殊簡單也。**世間可欲之事雖多大概不外酒也色也財也氣也**。人人知爲戕賊之具。而一值其間。最易忽略。况青年學生。非血氣未定。卽血氣方剛。**戒色之餘次卽戒氣**。氣血正盛之時。稍加制裁。則無名之烈。鱗橫飛矣。微不如志。則如狂之客氣立發矣。氣之爲害。吾人視之。宜如魔鬼之可怖。克伐怨欲。如擊指魔鬼。不使其對有所干犯。**氣之憤興也一時之靈障耳**。稍待即衰。久而竭矣。一事而認爲橫逆之來。頸赤氣促。脉脹髮指。不可按捺之際。最宜默數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諸字。周而復始。至百數。則氣稍平。心稍定。而理亦稍見。此時乃使良心出而評論。衡量得失。判斷曲直。則真理始出。而氣爲之一平矣。

有如校長教師之對我加以約束管理也。實欲我之成材耳。使校長教師皆援放任主義。於我之一言一動。毫不干涉。則我之蒙害。將無所底止矣。鄙人亦曾爲學生也。亦曾爲教師也。亦曾爲校長也。深知此中各方面之心理。使學生而處校長教師之地位。而純取放任之對待。恐良心上之自問。亦同一不能過得去也。請以一語爲青年學生之忠告曰：**嚴厲之規則吾人之良師益友也**

軍人私欲較爲簡單。此心空空洞洞。本無甚複雜之思想。故克制功夫亦較易。初由強制。漸入自然。較之其他諸人。事半功倍。卽以氣字言之。軍人正可用其氣。以作其武勇。不過在煅煉得法。使其氣沉擊勇毅。而無浮囂憤恨之弊。則氣得其正。卽軍人之主幹也。所謂同仇敵愾。親上死長之概。何莫而非氣之功用哉。人心之不古若。非指大多數之國民而言。不過少數不良之分子。習與性遠耳。**而政界之中惡習較甚。尤以財字之魔力爲大。**夫財由人生。亦由人用。則可。某甘爲財之奴隸。則不可。現經兼省長之告戒諄諄。勵廉

過食。不遺餘力。吾人當感而深自刻礪也。鄙人對於財字。自謂稍有把握。於衣食住三要。悉以節儉從事。祇取給已足。勿庸津津於金錢厚殖。平生認金錢爲非金錢。而以學業事功之成就爲金錢。蓋一爲有限。一爲無限。不待再議。而從違可決矣。

適在法校所講。世事二字。世卽社會也。今日之社會。醜態極矣。惡之者咸懷厭世之心。獨善自喜。羞與林林總總者爲伍矣。更進則厭之甚。而思有以遠之。則避世之心生焉。深山窮谷。侶猿鶴而友麋鹿。避之亟而欲決然舍去。則一變而爲棄世之心。謝絕塵緣。視此身如槁木死灰。卽一己之生命。亦嫌其爲累矣。斯皆反動力之作用也。此三者雖自處高尚。然不可爲訕。假使全國之人類。從風慕景。而爭效其所爲。烏乎可。從可知獨善主義之不及兼善主義遠甚也。鄙人皆曾經閱歷。而知其非。蓋我之厭人。安知人之不厭我。我之避人。安知人之不避我。我之棄人。安知人之不棄我。卽使事權不屬。雖有兼善之心。而無兼善之力。儘可身體力行。著書立說。以嘉言爲貢獻。以期於群有益。夫旣不能迷世矣。卽當思所以處世。大聖賢相傳心法。皆處世之道也。今兼省長立身要言之中。有一信字。卽說到作到之謂。處世之第一要道也。苟背信而以假面目向人。非特不能欺人也。久且群不之信。果何益哉。吾國舊書所

載之道理甚好。非僅處世也。治世用世之法。端不外斯。

至於事之研究。尤爲複雜。第一流之人才。則曰作事者。創造之謂也。必經過參

少之艱難。困阨險阻。危疑無不一一戰勝之。其次則曰幹事。盡心竭力。委曲宛轉。以底於成。

又其次則曰謀事。朝於斯。夕於斯。心力交瘁。而究無補於毫末。僅足遂其俯仰之私。舉凡所

謂求事。找事。鬧事者。咸屬此類。最不堪者。則曰混事。毫無意識。道理學術能力之

可言。純以濫竽充數。坐耗厚糈爲目的。且不自量力。度德。趾高氣揚。顧盼自雄。殊不值識者一

哂。自謀事以次。均爲金錢作奴隸者。西人諺語曰。人之一生。豈僅爲麪包計耶。此語深可玩

味也。然則處世作事之道。當從何入手耶。曰。惟靜坐。

趙次隴先生書。大哭大笑大死大生。於黑版以示大眾。曰。方纔馮先生講演之時。坐

中有聽而大笑者。然馮先生所講。正中鄙人曾犯之病根。敬聆鍼砭。不禁泣然大哭。即此一哭

一哭之中。足証心理認講演爲中肯。有動於中。感而出此。其深印心腦。銘肺腑。則一也。其

神經過敏。二三其德。聆善言而漠然無動於中者。無以名之。

名之曰活鬼。蓋謂其肉身雖生。而心已死也。必俟鬼心死盡。如火燒

爲劫灰大死之後道心大生。方可還我本來面目。惟願大衆以大死大生之心救國。始克有濟。否則人懷鬼心。以言救國。其亡愈速。人有曾犯之病。聽善言之入耳。猛如赤鍼刺心。痛深創巨。固不啻墮天空。神聖警戒之言。在座諸君。各有父兄師長。亦曾以此驚心動魄之訓誨耳提而面命之乎。此之足感。當非語言文字所可云謝也。

張儼若先生。爲吾晉耆宿。今滯社矣。敬爲諸君介紹。請先生出其蘊蓄。以餉我同社。則吾社之榮幸奚如。諸君其敬誌之。

張儼若先生曰。鄙人今日來茲。一無預備。既承次隴先生推登講席。敬以洗心社之要道。爲諸君解釋之。天生我心。是古人以精神在心也。內經則謂人之生也。先有精。有精而後腦髓生。是以爲精神在腦也。西人之治生理學者。則謂神經在腦。與此又若合符節。從上古堯舜禹湯文武列聖相傳之心法。允執厥中之心。固不待洗也。堯舜禹湯文武。存此心而天下治。夏桀商紂。失此心而天下亂。足証萬事皆從心起。心之不潔。事何能治。求仁得仁之仁。即乾元亨利貞之元是也。孟子以正人心求放心爲學。曾子以正心誠意爲學。子思述而作之。天下後世。始有紹述之統系矣。吾人欲潔其心。須各覓洗濯之方法。無貪無妄。政界之洗心方。

法也。專志嚮學不問範圍以外之事。學界之洗心方法也。禦侮戡亂愛國保民勇於殺敵。嚴於奉法。萬衆一心。何敵不摧。平居不宥法以營私。臨戰不怯敵而畏死。軍人之洗心方法也。夫今

日維持中國之危局者。無非此三者爲之中堅。果人人以此方法各洗其心。中國不僅轉危爲安。且可轉弱爲強。人而爲強國之人民。其榮幸愉快。當何如乎。僅此寥寥數語。以爲贈與。諸君不以爲迂。幸採納焉。

林雲卿先生曰。西儒馬爾薩斯 **人口論** 謂世界人口之數。係按幾何之級數增加。而世界食

物係按算數之級數增加。兩數相衡。人口漸多。食物漸少。必有供不逮求之一日。故有饑饉疫癘戰爭災變之發生。以驟減人口之數。且將因養育困難之故。競爲墮胎溺嬰之慘舉者。於此而思救濟之法。既不能使地土增廣。又不能使產物加多。則惟有減少人之生殖。額欲減少生殖額。必注重個人之遠見。限制婚姻之年齡。必以有教養兒女之能力。方許結婚。則生殖自爲有秩序之增加。而不致貽累社會。徒以有限之物力。養薄弱之分子。此說一倡。大爲宗教家慈善家所反對。嗣經多數學者之研究。加以事實上之經驗。其說亦漸有存在之價值。不過其說

稍近獨斷。人之生殖。實不逮其所言之速且多也。英法各國之人口統計數。其逐年增加之率。亦不及幾何之級。而南美南非澳地利亞各洲新得之耕植。食物之欠缺。亦不如所言之甚。然以有限之物力。供給無限之人口。無惑乎近世紀生活程度之增長增高。謀生不易也。列國且以人口增多。爲強盛之原則。決無減少生殖之理。以致力役報酬低降。物值遂見騰貴。因而犯罪統計數。爲之驟增。竊恐將來生計困難之極。經濟上必有革命之事實發生。此則政治家經濟家亟宜研究之一大問題也。

李初千先生曰。今日所講之標題。爲**（維持社會之本具）**

鄙人迭聽諸講長之言論。證以洗心社之宗旨。何莫而非以好字期諸社會。以個人言之。人人有作好人之資格。豈非甚善。然使人人獨善其身。尚不如對於社會之兼善。爲有容納之量也。所謂維持社會之本具者。有三大要素。**道德宗教法律**是也。**斯三者相得益彰相資爲用而不可相背而馳者也**。使世界人人皆有高尚之道德。則法律益生絕對之効力。使世界人人而絕無道德。則法律亦有窮時。然二者皆理想。不能徵諸事實也。有法律治已然。消極之作用也。道德治未然。積極之作用也。互相扶助。其爲益不更多乎。普

通維持力。以宗教爲最大。蒙古人種。自成周有獫狁之患。漢魏以降。迄於有明。歷代無不受邊患之困者。前清以宗教之力。羈縻之。相安無事者。幾三百年。此深可思也。神道設教。古聖人之所以濟法律道德之窮也。三者之關係綦重。缺其一不可也。持極端之論者。每有所激而偏於一方。相輕相詆而無已時。殊非所以維持社會之正軌。蓋相携相濟而互爲體用。則社會之維持。久而不敝。斯理也。無古今中外一而已。波羅門教之馬倫法典。回教之祖摸罕默德之可蘭經典。羅馬法皇之法典。皆足証宗教而含有法律之性質者。然三者又每有衝突之點。道德所許可之事。法律有時而認爲罪。然非出於惡意也。亦本乎維持之深心耳。宗教則無不善者。縱偶有違背道德法律之處。當然爲不良分子之個人行爲。不在宗教範圍之內者也。社會終賴以維持。雖不能謂爲既詳且盡。而大端在此。即目之爲本具可也。

宗魯臣君奏風琴。

鳴鐘散會。

六月二日爲洗心社七年第二十二次集會社員齊集由
講長主幹導引恭詣 大成殿行謁 聖禮畢入明倫
堂講席如前儀

宗魯臣君奏風琴。

高雉梁先生報告曰。趙次隴先生今早因應農業專門學校召請講演。到社恐須稍遲。今先請張思卿先生演講。

講長張思卿先生曰。前次集會鄙人曾將洗心二字之大意約畧言之。今再請詳述洗心之要旨。洗心要旨撮其大綱不外明德新民四字而已。明德新民本於大學。大學之爲書有三綱領。明德新民止至善是也。又有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也。三綱領屬於立志方面之事。八條目屬於用功方面之事。明德新民止至善雖曰三端。細思之。仍只明德新民二事。二事能做到的恰好處。卽是止至善。再以八條疏證三綱。則格致誠正修五者。屬於明德範圍。卽堯舜禹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聖學也。齊治平三者。屬於新民範圍。卽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相傳之王道也。聖學王道。一以貫之。所止之方。時曰至善。知止

而後有定一節。層次井然。定者何。心定之謂。亦即志定之謂也。必知止之志既定。而後

其心方可漸靜。有若諸同志之澈洗心社矣。齊集靜坐以後。若安若慮。各境自然循序遞歷而及。然後自能有所獲得也。**物有本末一節。**總束上文。示人以立志用功之方法也。明德

新民。分言之爲二事。合言之實是一貫之道。知行合一。陽明先生既言之矣。特本末終始之義。不可不察耳。本末云何。譬彼樹木。有本有梢。始爲完樹。**是故新民治人之梢必**

以明德修己爲本。循序以進。自有知行合一之明效也。言之匪艱。行之維艱。苟不知

所先後。未有明德修己之志行。妄思建新民治人之功業。其必不可得。去道日遠。可斷言已。故鄙人所願與諸同志共勉者。**人人努力將大學所教之層層道理循序**

切實做去。則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聖學王道。體用大備。我洗心社之結集。爲不徒勞也已。

鄙人近日微感嗽疾。發言稍覺困難。未能多談。尙乞同志諸君諒之。

常子襄先生曰。經文字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此二語小之則關於一己之立品。大之則關於國家之治安。其重要有如此者。前此馮振邦先生所講世事二字。自作事幹事

之外。其餘皆惟患人之不已之心理所發越者也。於是自誇自詡之不已。互相標榜。羣齷齪聲。不求實際。以致俗弊風瀆。道德墜落。皆坐此病。夫一己果有才學意見。何患不能發展。卽如張季直先生。何嘗非當代偉人。在南通之事業。彪炳陸離。而在部中。何以毫無建樹之可言。於其強進而有所失。不如退一步之措施。餘裕也。知我用。我當然以身許國。勇於任事。天下興亡。匹夫與有責焉。使人人而如斯。在上者可不勞而治矣。處處求人之知。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不獨在下者之過也。上以此取。下必以此應。大禹有言。知人則哲。能官人。否則卽以司馬溫公之賢。而失之於蔡京。足見知人之難。是非邪正之不易辨。小之害及一身一家。大之則害及鄉縣郡國矣。可不慎哉。故曰。患不知人也。

經文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先儒之註釋北辰。或以爲星名。或以爲無星之處。紛莫衷一。今不具論。僅以德言。危微精一十六字之薪傳。卽德也。簡單言之。德卽方鍼也。一家族一鄉縣一省一國之治。莫不有一定之方鍼。有之則治。無之則亂。此定理也。前清未造。方鍼莫定。朝令夕改。遂致危亡。漢代之尙黃老。雜王霸。而獲小康之效。以其有一定之方鍼。不失其爲德也。近今閩兼省長宣布之民德四要。立身六則。使行之以恆。足以圖

治謂之爲德。不亦宜乎。衆星拱之者。從一而已。使上下一心咸歸。此矩範持以久遠。自可養成一種風氣。政治上必收其效。願所以提倡之者。是否出以誠意。而定其效驗之久暫大小耳。

經文字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鄙人前在京師大學校。聆某先生講解。謂邪爲滯。此可備一解已耳。非正解也。詩者。詞章美術之學也。誦詩三百。必有文而後有涵詠。足以感發志氣。不學詩。無以言。詩之貞。潘正變甚多。何以一之。曰。思無邪。思者。詩之骨也。無邪者。誠也。不誠無物。安有浮詞而有感發興起之力者耶。必須由衷之心聲。方生感發興起之作用。不見夫漢魏唐宋諸大家之傑構。歷數千載而如新。何以浮詞濫調之試帖。求爲一時之風行而不可得。此其故可深長思矣。

嚴敬齋先生曰。今日所講之標題。爲**（學字之私解）**是也。

古之所謂學者。以知教不知。以能教不能。舉世間之事。無非學也。舉世間之人。無非學者也。今也以讀書講學作文爲學。而其他皆不與焉。已失學字之正解矣。即如洗心社講演。非一經聽講。即謂畢乃事也。必須謹誌不忘。身體而力行之。方能受益。非徒自苦於冥心領悟也。久之當

有盎然之餘味。雖曰洗心。實爲學也。世恆謂讀書者。方能爲學。或僅目在學校者。方能爲學。更謂能屬文者。方能爲學。究其實。有似是而非者。無以名之名之爲粉飾太平之描畫匠而已。今日洗心社在座諸君。在學校與不在學校者。均有之。勿謂不在學校之列。即勿庸學也。青年之士與白首之叟。均有之。勿謂已過求學之時期。即勿須學也。大眾須知學者。隨在皆是也。學者無時不可也。擇一字而守之。固學也。擇一事而能之。亦學也。試觀大成殿及兩廡配祀陪祀諸賢。咸爲真正學者。而非粉飾太平之描畫匠。徒工於虛言欺人者比也。吾人各須立定主旨。深知學字之正解。然後讀書。固學也。不讀書。亦不失爲學者也。講學。固學也。不講學。仍不失爲學者也。作文。固學也。不作文。亦不失爲學者也。深知學字之正解者。舉世間之事物。皆助其求學之具也。鄙人對此學字之私解如斯。未識有當於萬一否。

劉雲卿君奏風琴。

趙天隴先生曰。鄙人今晨赴晨業學校星期講演之約。是以來社稍遲。惟社章既規定晨八時到社。吾人視之當如軍令之不敢少違。社員聽講者固

如此而譴長則更當視之如天命之降臨

今鄙人既有過延之故。不得

不報告於大眾。切望大眾。記取此言。且鄙人在農業學校。講話太多。自覺氣力已憊。即使欲勉贖前愆。亦恐所講之聲音。未能貫注。不達於聽者之耳。即不達於聽者之心。即不誠也。不誠者其獲罪尤重。故擬即請孟炳如先生登壇講演。夫講演不誠之罪。責固有攸歸。若聽講不誠之罪。則諸君之良心。自爲裁判可也。

孟炳如先生曰。欲救今日中國之危亡。必全國上下人人皆以責任爲心。此通論也。顧鄙人欲在國中。竟一能擔責任之模範人。不易得也。上溯往古。居然得之。其人爲誰。伊尹是也。伊尹者。自開闢以來。第一之能擔責任者也。伊尹之能擔責任。不徵之於就輔成湯之世。而見之於放逐太甲之時。伊尹以太甲爲不

足君天下。而成湯之緒將墜。乃毅然放之。而自負萬幾之責任。不僅彼時無疑之者。即天下後世亦無疑之者。使別一人爲其所爲。則不能免嘗議之紛起矣。吾人於此。而欲研究此先聖本領根植之所在。無他。卽一介不苟四字。是已。此四字極其平常。而伊尹乃本此作如許大事業。世人予取之間。一介甚微也。而實際之一介。則非常之難。

人自有生。以迄老死。對群之交際。予取二字。可以包括無遺。伊尹於此。而一介不苟。以視今之予取。誠有不願言不忍言。而又不得不言者在也。

予取之間其辭如此中國今日游民疲民之多實此予取之苟有以造成之也。富厚之家。膺仕之族。各有所以養育此二種者。此言也。彼養人者與被

養者。均未自知也。一人有位。其家族親戚。必相趨如鶩。一時又不能悉予以事。則有位者不能不苟予。而覓事者又不能不苟取。予一。則相率而至者十。假使來者均有作事幹事之能。猶之可也。而皆一無才能者。專以坐食爲工。非彼輩之過。乃有位者之過也。一家豐厚。其家族親戚。必待以舉火。其勢不能不爲周濟。則豐厚者不能不苟予。貧寒者又不能不苟取。今日予之。則明日不予必怨。使周一時之急。猶有說焉。乃倚爲生活。喪其獨立自營之資。此游民疲民之所以愈養而愈多也。以較伊尹之一介不苟者。爲何如乎。勿誘爲作不到也不肯自負其責任耳。出以沽名釣譽之心。而社會乃大蒙其損害矣。若鄙人者。亦養游民疲民之一分子也。一介不苟之難已如此。推之將來。有權而妄予人以權。無權而妄取人之權。猶之此也。天下事之壞壞於此者。實居大多數。一介其

微也。天下之大也。伊尹能爲人所不能爲。敢爲人所不敢爲。吾人所應勉力取法者也。否則天下所蒙之禍。我實爲養成之一分子。無所逃其責矣。

朱聘之先生曰。學問之道。深遂精微。已有諸講長演之於前。鄙人今就淺近易行而密邇身心者。爲諸君演其大畧可也。鄙人曾得一治病之方法。顯出而公諸大衆。標其名曰**保身良**

方

保身良方。從何而得來者耶。曰漢之賈長沙也。夫世人之對於子弟也。恆不願其有犯法律之事。迨已有所犯。而始悔管束之不嚴。然已遲誤莫及矣。必須防之於未然。於幼稚之時加以提防。及其長也。自不敢作犯法之事矣。然當其未犯法時。何以預知而爲之防耶。此則不能不深服前賢之良法矣。刑所以處已然者也。禮所以防未然者也。人之教其子弟也。一言而稍不從容。一動而稍不規矩。必以禮責之。使自幼即養成好習慣。長而歸於自然。則言動視聽莫不以禮爲歸宿。又何能作犯法之事耶。人之自愛。恆不及其愛子之心切也。自己愛子之心。即我之父母愛我之心。禮之深微處。非一時所可講。而禮之淺近處。即規矩是也。**不守規矩甚微之過也。而傾家破產覆宗滅祀之大禍。卽由此而出。如之何而**

不防之於未然耶。保身良方非藥物之方劑僅爲一禮字而已。今鄙人以此字敬贈諸君。諸君其惠存之乎。

馮振邦先生曰。鄙人今日之講演。勿庸另立標題也。時間已久。講者聽者。均不免疲憊。請就諸講長所已講者。而少加引伸。猶之乎溫熟課也。今日張常兩先生之講經。非常精闢。吾人必須細聽而玩味之。一字不容放過。此有一法在也。曰瞑目靜坐。其效自見矣。

頃者嚴敬齋先生所講。實獲我心。世俗多以讀書講學作文爲學。則範圍窄矣。不知者猶以文人目之。知者笑爲粉飾太平之描畫匠矣。縱詞藻絕工。而社會之受益較少。此蓋沉溺二字之過也。舉凡世俗之嗜好。舉不可沉溺。而文學之沉溺。亦何獨不然。須知今非閉關時代之可比。必須以質實二字矯文弱之痼習。文人結習妨礙進化。不復知宇宙間形形色物。事事舉爲研究。學問增長智識之資也久矣。典籍所載。皆聖賢耳目所及。筆之於書。以貽後世。讀書而求實用。知一字實踐一字。其於爲學不已多乎。勿狃於世俗之見。強爲分別曰。某爲學界。某爲非學界。則得之矣。

至孟炳如先生所講。伊尹大業。出於一介不苟。透關之至。至取予之間。嚴於一介。在尋常人視之。不免目爲薄情。其實不爾也。即以舉用人才一事證之。鄙人之名司直。取義在斯。凡手所提拔。皆一以其人之能否勝任爲衡。否則百嚙而不一應。其中無形之保全實多。苟不嚴立界限。濫行提拔。事因之而壞。人亦因之而失敗矣。蓋薄情者。正所以鄭重其情也。中國現在之病。待人而治之事甚多。覓事而爲之人亦甚多。然則以覓事之人。治待人之事可也。而竟不然。病在幹甚麼不想辦甚麼。不幹甚麼想辦甚麼也。質言之。即範圍以外。恆思踰越。範圍以內。恆思缺欠而已。故孟先生之所主張。鄙人極端贊同。蓋吾人自己地位程度之所在。當有自知之力。自信之力。當然能知止知足。以勉勵爲善之心。破除倚賴性之惡習。勇猛精進。自不患在上者之不我用也。

趙次隴先生所講。遲延之病。人最易犯。現身說法。使聽之者引以爲戒。尤爲警關。所謂天命非蒼蒼者。果能以命令詔我。乃人人真賦於天之良心所發之命令也。

米聘之先生所講之保身良方。妙喻天成。獨見其大。古人之服膺此法。明哲以收保身之效者。

甚多。惟願聽此講解者。終身佩之。子孫守之。其收效正無窮期。不以時代限之。且居今之世。此保身良法。正恰切投病之一服清涼散也。

鳴鐘散會。

地 方 志

六月九日爲洗心社七年第二十三次集會社員齊集由
講長主幹導引恭詣 大成殿行謁 聖禮畢入明倫
堂講席如前儀

宗魯臣君奏風琴。

講長趙竺垣先生曰。孟子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亞聖生當齊宣晉文之世。不忍沒先王之美政。彼時各國以干戈相長。爭地而戰。殺人盈野。爭城而戰。殺人盈城。齊宣而肯殷殷以此爲問。其求治之心可取已。孔孟主張平民政治者也。而五霸之心。恆假保民之名以擴充其權力。大失聖人治平之正軌矣。大學一書。乃孔門治國平天下之心傳。止至善二字。即平民政治之極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綜此數言。孔教之重民爲何如也。

王。大也。爲衆所趨爲衆所化者也。顏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井田之制。人授百畝。農民畜牧。普通悉能爲之。至鑿山取礦。煮海取鹽。則非國家之力不辦。故周禮各定有專官。以司其職。誠知所當務矣。德意志之雄視歐洲。議者以爲煤鐵之力居多。日本亦以煤鐵握東西霸權。人目之爲

東方之英吉利。非無故也。

保民卽以保國亦卽自保

此種知識。生而有之。赤子之生。饑而啼。寒而號。以待

撫哺煦育之保其生活。孰使之然。乃天性也。王者本斯理以爲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之。可王天下。孟子認此理之眞。而思有以實施之。滕國太小。未足以有爲。秦楚殘民之政。去此又太遠。唯齊梁之君。尙有爲善之資。故不惜一再干之。其用心亦良苦矣。有清康乾之際。號稱極盛。其時甚重農民畜牧。屢蠲錢漕免賦稅。而國用不匱。天下翕然。幾致太平。豈非保民之徵乎。

嗟我中國今日已入殘民時代矣

瓊嶺域內。隱憂顯患。迭起靡窮。斯際之人

民。必求所以自保之術。然後方有生存之希望。其術維何。農林畜牧是也。使人人致力於此。則民富可操左券。既富矣。則教化方有所附麗。既受完全之教化。則德與智自可漸臻高尚。夫如斯而以爲不可圖強。未之有也。鄙人所表示之意見如此。深願諸君一再研求之也。

郭允叔先生曰。**(道並行而不相悖)****(人須有過去之思想)**斯二者。請分別研究之。

鄙人第一次在社之演講。嘗以六藝九流。分晰言之。世界本無絕對圓滿充分之學理。由質點

分子之不純。不能無互相衝突之處。知此理也。則雖有時而發生攻擊之事實。亦無所碍。鄙人兩來復未曾滄社。側聞社中言論。竊欲以片言供討論之資料。昔顏習齋先生之論學也。原是不拘一格。舉世間之形形色色。物物事事皆實學也。鄙人亦曾在社爲畧述之。固不專以文學爲重。但須知古今來顛事覆轍之往蹟。亦非盡係文人之咎。史乘具在。可以復案。即就今日國事言之。亦何能謂純爲文人所壞。况文學爲純粹之本。提倡之猶患其不起。當然不在排斥之列。乃竟闢之不遺餘力。鄙人竊以爲稍過矣。才之遠大者。固當本末兼到。幾曾見其誤事而招訾議耶。

既曰研究學問。當以確切識知爲要。捕風捉影。以妄見爲識知。索確切之證據不得也。如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自以爲確有所得。仍當以世界爲試驗場。然不曾出門一步者。又何試驗之有。無已。其就過去之思想。以爲鑒別之證據乎。人而一無過去之思想。卽無未來之希望。可斷首也。卽如中國。非自今日有此名義也。有史以來。中國之名義舊矣。愛國之心。卽由此過去之思想發越而出。歐洲學者謂文字語言歷史爲立國三大要素。近今之亡人國者。必滅裂其語言。消除其文字。剗鋤其歷史。而國乃永亡。萬劫不復。然未聞人未之亡。而自乃先絕其要素者。况

學問之道。安有僅重眼前之直觀智識。而自認爲完全者耶。如莊子亡羊之喻。有二牧童牧羊。其一好讀書。其一好嬉戲。皆亡其羊。此皆當斥逐者。非不許其讀書也。以應作事之時間。而偏讀書。則大不可矣。反之當不作事之時間。如肯讀書作文。又何患哉。

國性者。一國人民之特性也。國性由過去思想所造成。過去思想薄弱者。乃欲一切排除之。過矣。夫前人之政治事業。因時立法。自今日視之。或似荒謬。此自不曾研究彼時之情勢耳。時勢所趨。除舊布新。未始不可。譬前人爲不當。而議其後。不可也。鹵莽滅裂之輟事。不學無術之過也。專門史學。不暇深研。即童稚誦讀之三字蒙經。取而披閱。亦可稍知古迹。強于盡忘國性者。萬萬矣。過去思想。既不可無。必須讀史。讀史必須通文。文之爲用如此。豈可盡闕。願諸君善體諸先生之言論。視爲取濟一時之對症藥可也。至粉飾二字。尙有說在。文字之浮華固矣。請尙實業。願天下之至浮華。又莫如實業若也。織錦雕鏤。影綸組繡之屬。施之實業。則爲增進文明。施之文字。則爲誤國。此非鄙人所敢承認者也。至以質實救文囂之論。鄙人極端贊同。然立言究宜持平。使學者咸曉然於道並行而不相悖之義。則得之矣。蘭向青先生曰。鄙人今日講**（良心之自由）**。現在主自由之說者。甚爲複雜。鑿誤之

處頗多。甚至認恣肆縱欲蕩檢閑爲自由。心之所至。亦即隨之。其錯固聚九州鐵錐矣。而普通認爲正當之解釋者。曰。法律以外無自由。法律規定於國家。人民自由於法律範圍之內。即無起而干涉之者。一。出法律範圍之外。當然受人之干涉矣。此說似是而非。雖爲國民所適用。以理論上言之。殊不得謂爲完全也。此說之根據在法律。然所謂法律。乃假者也。規定法律者。卽所謂國民代表之議員耳。試從實際上觀察之。此之議員果爲國民所信用欽佩而委託之者乎。恐未必盡然。即使偶有信用欽佩之委託者。其在議院發議論者。全場不過二三人已耳。其餘則隨衆通過。隨衆否決。起立舉手。踴躍停頓。目灼灼左右視。其爲決心之主眼。與否可知矣。且法律之規定。勿論何國必經多次之修正。修正爲是。則原定者必爲非。原定者爲是。則修正者必爲非。二者必居其一。理也。屢經修正。卽認爲妥適乎。恐其未必然也。法律在一國之中。不得不隸之於國家。於國家有利益者。定諸法律之中。未必適合於全國人民之心。代表雖取決於多數。以較人民仍居少數之地位矣。此等不完全不妥適之假法律。而以爲自由之範圍。不問而知其不完全不妥適矣。於其自由於法律無甯自由於良心較爲完全妥適也。眞自由者。必認定良心爲範圍。逕情作去。當無踰越之虞。

一鄉一縣之中。不安分者。究屬少數之人。普通仍以良善人民爲多。果人人皆知法律耶。此必不然。然而能以維持秩序於永久者。何所憑藉而相安。偶有甘冒不韙者。衆爭斥之。自亦恥之。此足證社會所待。乃良心之保障。非法律之保障也。明矣。况此不完全不妥適之法律。尙未能生絕對之效力。強權所奪。法律爲其利用。而良儒乃束縛困頓於其中。而虛籟無告。厭厭無生氣矣。遑論自由。

譬之乍聞一事之入聽。不待深知底蘊。而遽下以評判。十恆失其八九。此其故不經良心之審定。言而未必由衷也。必須確實調查中邊朗徹。而後評判。乃爲允當。良心上方敢自信。良心**用事之人善人是也**。彼蚩蚩者。或不曾讀書明理。顛蒙無知。對於是非利害。緩急輕重。一無辨識之能力。雖天賦之良心並未泯滅。而蒙蔽沉錮。無以溶發啟迪之。一旦爲大猾所驅。挺而走險。群起盲從。迨禍結蔓滋。害深切膚。較黠者跳而免。附和之衆。乃駢戮羣殛。以填浩劫。至死不自知其因得罪。不已大可哀乎。溯其致此之源。即沒主意三字階之厲也。沒主意。即良心之不自由。小而受人愚弄。大而身家性命殉之。可爲股栗。使能信任良心。百體從令。則守正不惑。至其極。即臻富貴不能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境域矣。以視彼醉夢汨

沒。與鹿豕游與草木伍者。天淵之判已。故曰。法律自由不逮良心自由遠甚者。此也。

適纔郭允叔先生所講人生必須有過去之思想。連類而及國性之研究。極其警闢。鄙人以為國民性者。即有**限制的良心之一部分合有遺傳者是也**

自遠祖以迄。父若母之特性。為血統上之遺傳。加以社會之習染薰淘而成。此國民之特性。中國最可恥者。不自知其國民之特性。從上古以至近今。國民特性。究竟何似。未聞學者起而研究之。一任他人從弱點上下。以譏諷騰陟之定評。自亦居之不疑。可恥孰甚。彼歐洲各國之對其國性。靡不研究入微。優良者從而增進之。窳敗者必思矯正之。而研究之根據。則由歷史上得來者居多。知乎此。而教育方針。政治方針。乃有適當之規定。反觀中國之教育方針。政治方針。乃借貸性質。非自己所固有者。其適合與否。非所知也。因允叔先生之講論。而推廣言之。時間有限。容再與諸君商榷之也。

劉雲卿君奏風琴。

石玉如先生曰。**(動靜交相養)**此言也。首須知所養為何。蓋養長之心也。心又何須養。

耶。天之生民。有欲存焉。苟無以養之。則人欲橫恣。天理汨沒。亡身喪家。敗國亂天下者。非他。即

此人欲之充斥爲之也。所以古聖賢以崇禮遏欲爲學問之要旨。其實理欲不分。兩念危微。只在一心也。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天理流行。即在衽席之上。微之矣。燕享之美。亦大欲也。如之何而去之。既不可去。橫恣將如之何。孰復能制於已決之後乎。此所以必須養之於未決之先也。

動靜。何謂也。有事爲動。無事爲靜。欲者。動靜皆有所存在者也。必交相濟而始得養。靜中之養。遠其無事。而期於必有事。有事爲何。靜坐是也。動時之養。行所善事。而已認定所事之方向。地位。專以致之範圍以外者。不分此心。雖竟日動作。方寸有所守。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此之謂也。戰于鈞而行萬里者。非汽車耶。步步循軌。作息有時。故能任重而道遠。增之不見其重。減之不見其輕。吾人可取以爲法。

士農工商。各有職業。以職業爲重者。其氣象正自不同。必精神活潑。體質茁壯。日孜孜不足。其事之治。可操左券。容心見好於格外。固有弄巧成拙之虞。而廢墜放棄。亦不免退化於無形。過於不及。蓋兩失之。欲動中之行所無事。必靜中之還他無事。雖曰動靜交相養實主靜也。內欲之不發。端資外欲之不接。主靜之道。美矣。備矣。諸君能於主靜上著之力焉。

則心之得所養。卽事之罔不治也。或疑不靜坐夕可安眠。一靜坐反不得睡爲何故者。此自不識乃動時之妄念未刪。所以靜時制之不下也。功夫純熟之後。自無此象矣。

馮振邦先生曰。鄙人今日請講**（聽講之覺悟）**。頃者聽講而有所覺悟。覺悟者。感覺悟性也。吾人講學。往往有失之一己之偏。而言論不免過激者。此時必須朋友起而糾正。互相切磋。方能受益。鄙人聽諸講長之講演。而得二語。未敢自信。願出而質諸大衆。曰**文質相濟動靜交養**。

講席之上。以言論與大衆互商榷。求大中至正之義意。不可多得。過火之之失。在所不免。是有待於識者之糾正。如文章之甫經草創。必修飾潤色。臻於完善。然後方有存在之可言。講演又何獨不然。欲使聽者之得真確理解也。必經一番洗伐功夫。而真理顯。此程序所應爾。亦理論所必至也。

前者聆嚴敬齋先生之講演。有感於中。鄙人籍隸平定。平定以八股名。相傳已久。文弱之病最深。體育不講。人皆脆弱。夙以爲戚。加以國家時勢之岌危。益用靈憂。一聞敬齋先生言論。有不愧然而動者乎。激於一偏。發言過火。咎奚敢辭。其實鄙人對於讀書作文游藝。亦認爲娛樂而

不倦。前之所論。實有所激而云然。今經郭允叔先生加以糾正。鄙人之受益良多。此心非常愉快。敬以一語銘諸心腑。曰勿忘中國之歷史是也。生徒中有潛心深研學問不知宣節而致身心俱病者。當尤引爲大戒。文質兩方面互相調劑。方合乎孔子之中庸。趨極端者。其病正坐不知調劑耳。能得正道而率循之。吾人之至幸也。石玉如先生所講之動靜交相養。其裨益於鄙人者非淺。個人習靜。未嘗於動中加以助驗。今獲聆先生之妙論。始感而有悟。靜中得力處固多。而動中得力處尤爲切要。鄙人將於動靜兩方互爲研究。以求實際之所在矣。

別有報告於諸君者。洗心社講席於來復日上午爲道德上之研究。而下午則可爲智識上之研究。此學術演講會之所以發起也。洗心社與教育會合組此會。即於今日下午開始舉行。教諸王祐承先生講礮學。王建先先生講無線電學。雖不能必每來復均可開會。臨時規定。當揭載報端。以告大衆。有志討論者。幸勿失此好機會也。

鳴鐘散會。

六月十六日爲洗心社七年第二十四次集會社員齊集
由講長主幹導引恭詣 大成殿行謁 聖禮畢入明
倫堂講席如前儀

劉雲卿君奏風琴。

講長趙次隴先生曰。上來復日鄙人以病未能蒞社。病之在人身也。推之不却。此心極爲厭惡。想諸同社及軍伍中之同病者。均有此同情也。去之不能。忘之不得。鄙人由此悟及古人隨時體察之一種至理出焉。君子病無能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以此爲病爲疾。此君子之所以異於流俗歟。敬以奉告同社諸君。永矢勿忘。請觀聖廟之四配十哲。兩廡從祀諸賢。龔武廟關岳二公及從祀諸名將。均赫奕英靈。千古萬古。謂爲迄今未死。亦無不可以視汝汝一生。與蟻蟻同蠕動。與艸木同腐朽者。爲何如乎。百年過隙。時不我與。言念及之。不寒而慄。

今日更有鄭重之報告者

洗心社成立之初。推舉職員時。多數同人擬推爾百川先生爲社長。彼時議者謂各縣分社未經成立。僅省中總社一部分之組織。範圍較廣。實行

成立業經徵集多數之意見正式公推山西督軍兼省長閻百川先生爲山西洗心社社長已得閻公之允認鄙人敬代表全體社員登席宣布更有進者暑假在滬學界諸君於旋里時有分擔之責任焉責任維何卽分携人民須知立身要言民德四要告諭八條等文件向縣中分社切實講演一面卽將推定社長之經過情形詳爲演說當可於道德

政治兩方推行盡致而獲良好之效果則諸君之於暑假爲不虧負矣。

張貫三先生曰今日應講**知恥近乎勇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鄙人講書語氣之間殊多所病蓋緣踞講席有年對學生設辭久未免有老儒習氣祈大眾諒之鄙人渣洗心社講經今已三次矣第一次講大學新民章一節第二次講道千乘之國一節第三次講有勇知方一節此分爲二種一爲雖有勇而不知方一爲雖知方而又無勇一則無用一則無精神是也既有勇而復知方蓋憂憂乎其難之勿認血氣之勇爲真勇必也學問之勇始克有濟今於講勇之先必首將近字詮釋明瞭近也者言其雖非大勇已與之相近持以不懈久

且完成其爲大勇矣。恥者羞惡之心是也。既羞己之不如人更惡人之不台道。恥爲天性中所固有者。人而不之知。則緣於汨沒而失其性分中之檢束力也。

經文中言恥之處頗多。今引其最切要者。以爲恥之範圍。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穀字之解釋甚多。今認之爲菽粟祿糈可也。有道不必其爲日午中天。無道不必其爲昏沈長夜也。有心振作。不失其爲有道。委靡苟下者。欲不謂之爲無道。又奚容諱乎。邦固無罪也。徒哺啜者流。充斥其中。卽陷諸危亡之境矣。有道無道。原非定論。雖頹敗已極之邦。一經少數人之轉移。卽可則其朝氣。苟不以邦之有道無道關懷。專以衣食爲志。有能力者。以機械變詐相尙。無能力者。以巧言令色自豪。均之不知恥也。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內外合一以志道爲名。而以衣食之惡爲恥。恥所不當恥也。未足與議。卽無置喙之餘地。言智識卑瑣如斯。尙有何者足與之議耶。巧言令色。足恭此更只知有人。不知有己。覩其人之好傲也。以傲睨爲迎合。覩其人之奴諂也。以諂媚爲階進。恭而不以禮。旁觀者爲之汗顏。左邱明恥之。夫子亦恥之。願吾同社均引以爲恥也。怨爲心中之雜質。以直報怨。報之最得當者也。匿其怨而友其人。其心叵測矣。友字說文從宀。意謂朋友。若左右手之不相離也。學業事功。全有待乎朋友。匿怨而委貳。善柔

至此。陰險可畏也。左邱明恥之。夫子亦恥之。願吾同社均引以爲恥也。武王知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可法也。若梁惠王之恥。則非真知恥者矣。孔子曰。行己有恥。有己而後有恥。有恥而後有己。智仁以外。無所謂勇。好學力以外。無所謂知恥也。學也者。指智識之研求言之。行也者。須致其全力之謂也。既能好學不倦。當知是所在。致力不至錯誤。以勇貫徹之。必無中道而廢之虞。知恥之可恥也。不志毅。不止力。行必圓滿充足。三者合一。交互爲用。行己有恥。始有著落。張蘭亭先生曰。今日摘取立身要言第四則之**自立**二字講解之。此二字之義。意人人所應注重者也。先從反面觀之。乃**倚賴性**是也。人貴自立。古有明訓。歐人恆謂中國人富有倚賴性。聞者恥之。反而一再勸驗。誠非誣也。然則將何以祛除之歟。曰。惟自立。此二字人人知之熟矣。願能言而不能實行者。約舉數端。以資借鏡。

一曰**委數任命**。中國人之同情。每謂人生世間。純憑一定之命。更藉無定之數。而運之所至。一切富貴功名。妻財子祿。莫不操全權於冥漠之中。好壞一以委之。無敢與爭。並勿庸爭者。京津滬諸埠之星命專家。數多於鱗。莫不攫取鉅資。以自封殖。此足徵國人委數任命者。居大多數。且非愚蒙無知。儘有讀書仕宦。而亦醉心於此道者。即倚賴之劣性所表見也。

一曰倚賴他人。中國重家族之關係。原有家族之美德。是宜人人爭自奮發。其家族必興。顯因而生倚賴之弊。子弟雖衆。而純恃父兄爲生活。視農工商各事業。爲不屑經營。坐食必不可久。讀書後緣腐惰而無成。遂致毫無獨立生活之能力。專能造一種寄生虫性之游民。富厚之家。以財多爲可恃。恣肆放軼。未久即敗。一家之兄弟甚多。一二人成立。多數人即附之生活。非僅安心於衣食住也。必將別有不規則之行爲。以致啓分崩離散之漸。將同歸於貧困而後已。此猶一家一族之倚賴也。更有親朋關係而藉以謀生者。此在自己之能力如何耳。有作事之能力。猶之可也。惟富有倚賴性之人。決無作事之能力。純以口體累人者也。累人不已。降落自己之人格。壞裂所倚賴者之事業。甘爲木蠹。大可恥也。如恥之必先憬然於命數之不可恃。他人之不可恃。仍歸於人貴自立耳。必於幼年勤學。以備將來作事之根據。幸值良師益友。勿怠於請益。坐失機緣。縱使師友之不易得。而好學精進之生徒。專志嚮學。亦可有成。足證學問之道。在己者竟居六七分。而所待於師傳者。指撥導引之三四分而已。

更有爲學校青年告者。**求學貴自立同學之友不可倚賴也**。講授之時。不專志領悟。以爲自修之時。可詢諸同學也。講室之無心聽講者。亦必無問人之餘暇。同學或新

不以告。則窮矣。試驗之際。目灼灼左右視。剽竊少許。以爲敷衍。繼循例卒業。出面作事。一無憑藉之可恃。則殆矣。作事之時。尤貴自立。決不可倚賴人。我倚賴人。則人將何所倚賴乎。此種劣性。中國人不自覺悟。而待彼歐洲人發現之。可恥孰甚。古之學者爲己。君子求諸己。可見己之爲重。聖賢豪傑。作許大事業。無不由一己創造之。古今中外。絕無倚賴人而成立事業者。此不在事之大小。即耕鑿勞動。自食其力者。孰得自爲不自立耶。人皆自立。國無游民。中國之現象。當爲何如。

崔可之先生曰。傳春秋者凡三家。首公羊。次穀梁。左氏最晚出。世稱公羊墨

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學公羊者曰伐墨守。學穀梁者曰起廢疾。學左氏者曰鍼

膏肓。余獨以墨守之義。最得春秋之家法。公羊傳昭公十二年。齊高偃納

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

文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某有與焉耳。據

此則知公羊之學。謹守義例。獨秉師承。信傳信疑。傳疑益知。亦

之墨守不敢妄加一字。不敢妄易一字也。有如夏五之書。公羊釋之曰。

夏五者何。無聞焉耳。其守例之嚴如此。故人特以墨守爲名。允合春秋之體例。老子云。知白守黑。孔子於春秋猶然。公羊於春秋又然。論語言。默而識之。繫辭傳言。默而成之。學孔子者。果能默而識。默而成。以退遜于密者。洗其心。是亦墨守之學也。學大學當以古本是遵。學易當以十翼是守。文中子間易篇云。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註謂聖人修身立易中。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註謂但談易文。不知易在身也。知易在身。易方能爲我用。學大學而知爲我用。必能墨守善道之於天下。

宗魯臣君奏風琴。

薛德淵先生曰。全其性分之所固有。盡其職分之所當爲。此二者。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之最切要者也。在天爲命。賦於人爲性。元亨利貞。天之命也。即仁義禮智。人之性也。所得於天者。應全而勿欠。文王爲人君。止於敬。爲人臣。止於忠。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即全性也。此二語似二而實一。能全其性者。必能盡其職。所應盡者無不盡。即所應全者無不全。現在社會人類。不能全其固有之性。故不能盡其當爲之職。於應爲者不之爲。而作爲無益。以害有益。溺職即失性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蓋古人能盡其職者。莫如伊尹。

能全其性者。莫如顏淵。非禮勿言。動視聽者。即克己著實工夫。顏子能克己。故能全性。耳目口陰符經謂之三要。亦克己之道。伊尹以天下爲己任者也。以先知知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學識事業。誠千古所罕有。吾人欲有所爲。其以此爲效法可也。

武鄉縣分社社長段潤生先生曰。鄙人渣社。頗切觀光。無講演之預備也。頃聆次隴先生所講。君子不孤負疾病之言論。有所感觸。以謂人人洗心。欲去其疾病也。有所病則洗之。無所病又何待乎洗。殊不知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蓋無無病之人。即當思所以治之之法。其法維何。洗心是也。無人不在此疾病之中。即無人不需治療之法。彼歐人自我爲東方病夫之國。固無可諱。言醫國之病。聖人固有成法在焉。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中國地大而物博。足食當不至甚難。人民衆多足兵亦未始不易。僅一事之不可力爭者。民之信不信耳。國而失其大信於人民。雖有善者。亦莫如之何矣。信也者。小之可治一人之病。大之則治國家之病。貫三先生所謂機械變詐之巨患。信字亦其利症之良藥也。自元首以至於庶人。非立信無以治其沉痾之纏綿。治個人之病者。即可以治社會之病。亦不難以治國家之病。**信也者第一味之君藥也第一劑之妙方也**

以一升之穀施種田疇中。或全出。或僅出其半。或竟全不出。此其故安在哉。亦視其種中之仁爲斷。仁者種中之精神也。於仁而稍有摧殘。即失其發生之能力。所謂元者萬物出土之萌芽也。所謂仁者萌芽未出土前之本能也。一仁所發爲穀三千粒。再發則爲九百萬粒。天曰大生。地曰廣生。生生不息。以仁爲主人之受於天地者全。故有仁義禮智信之五德。而仁又爲中以內之中。

吾人於靜中體驗由井田而至腦海中之一物爲之建樞立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關係之重。有如此者。欲保存此仁。必七情六欲。尅伐淨盡。否則雖未能立致死境。然以生機幾滅盡矣。人禽之別。相若無幾也。自知者人。不自知者禽。苟惟飲啄是謀。惟飽煖是計。初何辨於禽獸哉。仁也者。推而廣之。及於天下。收而約之。亦可以保全一家。獨善一身。不違仁者。以天地爲一體也。

楊澤甫先生曰。洗心無他法。以我之心洗我之心。肢體官骸。無一時一事不受良心之支配。如百鍊之卒。於其將願。日以好善惡惡爲善。去惡爲事。授良心以全權。以勸懲我之人心。並非別有其他洗心之方法也。即如人心偶發。除良心以外。雖能得而知之。可見除

良心以外。又誰能得而洗心。故曰。以我之心。洗我之心者。此也。

社長又曰。頃者王講長。所講反對孔教者。三派之分別。鄙人認反對者。爲不是。彼指摘經文。以爲反對之具。此拘墟之見也。須知聖人立言之義有二。一就理立言。一就事與人。立言其說理之言。雖經過千年萬年。與道同不變者也。其事與人而發之言。則各異其詞。以合乎昔者之事。及問之。人而發。或有不盡合於今之時事者。吾人尊孔。亦須通達。決不可以聖人對人對事之言。摶摭而爲指摘之資也。

前者所謂日晷樂之中。有指南針。子午線。此外復有定時之分度。以日影瀾而知時者也。以此比之。聖人說理之言。卽子午線上之指南針是也。未來已往現在。靡不以此爲準。則無或更變者也。其對人對事之言。則子午線左右之定時分度也。時已申酉而執辰巳之分度。以繩之。謂爲不合中線。豈不愆歟。

以此規之。聖人之言。不但合於往古。且深合於來今。不但合於中

國且深合於世界

即如孔子言孝子午線之指南針也。而對於弟子之間孝則所答人各異聞。此即子午線左右之定時分度也。讀書貴得間。勿以片面智識。輕論聖人之言。則得之矣。

鳴鐘散會。

山西洗心社展覽會錄

蘇松

六月二十三日爲洗心社七年第二十五次集會社員齊
集由講長主幹導引恭詣 大成殿行謁 聖禮畢入
明倫堂講席如前儀

劉雲卿君奏風琴。

講長孟炳如先生曰。前者鄙人所講係就社交上說明自立之要理。今日則就境遇上言之。如下圖。

貧而樂道	貧而無詔	貧而詔
富而好禮	富而無驕	富而驕

人類之生活本位。衣食住不可或離。貧與富階級之不同。生活亦因之而異。即由此變化而出之。情狀甚爲複雜。生計艱難者。衣不被體。食不充腹。饑寒所迫。屈節降志。而詔生焉。人而至此。欲自立何能乎。至籍豐腹厚之家。境遇旣順。生計不復繁心。衣必華麗。食必豐腴。住必深崇。三者之外。奢泰尤多。而驕心生焉。斯皆對人而表見於不自知覺者也。子貢以無詔無驕爲言。須知如何以作得到其根本關係。鄙人以爲有職業三字即

無詔之根本也。人類之生也。皆有能。力。此不以貧富爲限制。苟能充其能力。以作職業。足以自立。又奚待詔於人。以爲生活。有業無業之分。即詔不詔之分也。爲求己。一爲求人。其異在斯。子貢雖未顯言之。而旨趣所在。從可知矣。非欲人以貧賤驕人也。富家巨室。祖若父。艱辛創造於前。而子若孫。享已成之幸福。縱恣放佚。毫無職業能力。謀生之事。有人代爲。終日無所事事。必流入浮侈。已兆覆敗之漸。**可見欲富而無驕。亦舍職業不爲功。雖未明言而其義意可默喻也。**以有職業。故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且貧而不終貧。富而可長富。已甚善矣。然而不過自立之初步也。孔子曰。可也。更有上焉者。在貧而樂。似非恆情。古本作貧而樂道。與好禮正對。理論較確。夫貧家自謀生活。家庭不能完聚。雖各有所事之職業。而能力不能從同。營業亦因之而異。所以補助家庭生計者。當然不能齊一。所謂樂者。果安在乎。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此即天倫樂事之實際。乃真樂也。以此觀之。僅僅無詔。實不如樂道遠甚。富而無驕。不如富而好禮。鄙人**以爲禮也者。公益事業是也。**否則爲富不仁之家。愈多。其爲害社會亦愈甚。古人之毀家紓難。公而忘私者。無論矣。歐洲各國之大富豪。如煤油大王。鋼鐵大王。歲出鉅資。以謀公共之利益者。不知凡幾。其裨益社

會甚鉅也。山西風俗。富而無驕者有之。富而好禮者鮮矣。諺所謂富不三世者。豈真彼蒼之斬哉。不好禮階之厲也。果使社會公益事業。宗宗件件。無非衆富室所出之資所組織。實惠之及人必普。人人樂祝之不遑。安有願其覆敗者乎。使把持壟斷。純以自厚爲目的。不知不覺。流入苛刻一派。必爲造物所忌。理無久享。故曰善保其富者莫好禮若也。鄙人今日所貢獻於諸君者。僅此。幸勿以迂闊目之。

柯定礎先生曰。次臨雉梁兩先生。必欲鄙人出席講演。辭不諱已。祇可簡單言之。溯自客歲三月。洗心社成立以來。迄於今日。諸講長於身心理論之精義。言之詳矣。鄙人請就一己之病。有鄙人之病甚多。因而發明對症之獨味藥。人爲動物之一。含生之倫。固多病。而人爲尤甚。他經系姑不具。論耳目口鼻之感覺系中。舉凡聽覺視覺味覺嗅覺觸覺。悉爲受病之原。聲歌之好。甘肥之嗜。無一不足以傷生伐性。致人死地者。人爲高等動物。知情益之感尤易。耳目口鼻之感於外。而意生於中。古今大英雄之敗於此字者。不可勝計。古聖哲相傳成方。有清心寡慾四字。間嘗獨坐以勸之。有所不能。心猿意馬。兔起鶻落。幻象迭生。樓臺歛現。心之不能清。即慾之不能寡。靜言思之曰。嗜好甚毒也。吾將以毒攻毒。

而自製獨味之方焉

試列各種嗜好於前。而擇其中之最近性者。順物之自然以應之。守之以一舉其餘之聲色貨利珍寶。既好一切下等嗜好。掃除盡淨。即上等嗜好中之詩文書畫古器藝能亦屏却不與爲緣。惟擇取碑版法帖之佳者。專力攻此。拈毫濡墨之頃。萬慮都忘。揮灑之餘。其樂無際。此非清心寡慾之第二法乎。此非却病延年之獨味藥乎。導引修養。燒煉服餌。不斯適也。今以獨得之秘。貢獻於大眾。想必有同嗜者焉。惟此方法。祇許獨味而不容兼收。並蓄者也。祇須恆服而不容歷試。遍嘗者也。非僅醫病。並可醫俗。勿以乏味而吐棄之也。上等嗜好如斯。下等嗜好獨不然。雉妓雀牌。驟視之乏味已極。日與相近。不須百日。心理即爲所同化。視困字較之中庸之中和之中遠勝。困字較之發而皆中節之發。仁者以身發財之發遠勝。即其他之一點一劃。無不意味深長。有駕乎河圖洛書之上者。此中別有天地。不足爲外人道也。

至於科學之中。愈研究愈有意味。愈探討愈有興趣。廢寢忘餐者。曾親見之。卽如吾洗心社講長張貫三先生之藏書。蘭向青先生之沉潛哲學。郭允叔先生之寢饋文史。以其入之深也。故

其藥無可擬議。鄙人之嗜好法書。雖迹近雕虫。然性之所近。獲益尤多。在座諸君無病者。固無待於治療。有病者。盍同病相憐。試服此獨味藥。久而不懈。不僅個人收效。即社會亦蒙其利益矣。

聖人之言。擇其善者而從之。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聖人不廢游於藝。卽不廢獨

味藥也。聖人于言萬語。句句字字皆可終身行之者也。得其片詞隻字。而謹守之。足此醫

身心之疾病而有餘。鄙人得此方法。不敢自秘。顯出而公諸世。幸勿視爲浮泛焉。
趙次隴先生曰。凡天下公共事業之組織。必有一共同之宗旨。團體分子。咸拋棄其他之觀念。而服膺不忘此宗旨。吾洗心社成立以來。一歲有餘。凡我社員在社會上。或有問之者。曰貴社之宗旨如何。則必思有以答覆之。此定理也。今日卽研究確定答覆之曰必也。尊孔二字。庶足以答或人之問。而爲吾社共同之大宗旨乎。或又問之曰。貴社之宗旨在尊孔。敬聞命矣。孔子之學問爲何如乎。則可毅然答之曰。孔子學問在敬上帝愛國家。六經四子中。在在皆敬上帝愛國家之精義。如天命之謂性。如皇矣上帝。

臨下有赫。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諸如此例甚多。而後世儒者。信道不堅。恆爲外界所動。如見耶教中敬天敬上帝。則恐涉耶教之嫌疑。而不敢言天言上帝。見佛教中言心性。則又恐涉佛教之嫌疑。而不敢言心性。似此操持薄弱。奚足肩道義之重。

吾人既尊孔子必效法孔子之愛國家

國家之所以組織者。土地人民政

事是也。近譬之。吾洗心社所在即土地也。吾社員即人民也。今日之講論。即政事也。推而一縣一省以至全國。其理不外於斯。從可知一己之關於國家者甚重。即可知愛國即愛己也。再言敬上帝。吾人於清晨或夜靜時。面北拱立。潛心屏息。聚氣斂神。以勸察身心。對越上帝。朝乾夕惕。功無間斷。愛國家之心。充沛彌綸。發而爲事業。終合於聖人之道。斯真尊孔矣。斯真愛國家矣。斯真敬上帝矣。願吾同社諸君以鄙人之言。刻印心腦。勿忘勿遺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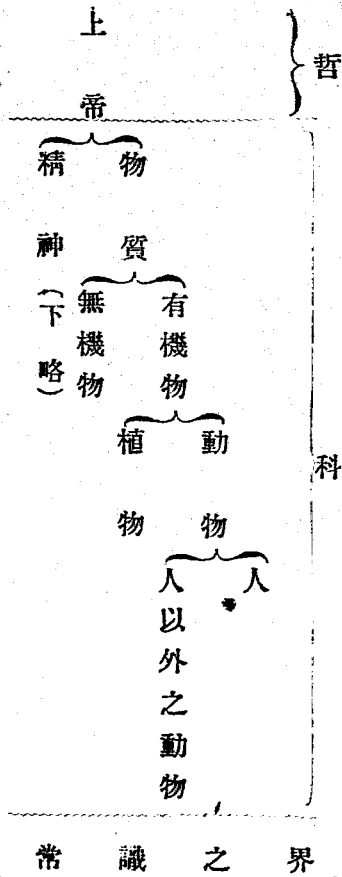
莫育堂先生曰。督軍立身要言第三則有云。眞血性男子。腦海中。有國家兩字。然則何謂國家。此本是我輩法學書生所應闡明者。且兼有闡明之天職在焉。所以鄙人今天。即打算爲大家講說此國家兩字。惟此兩字。說起來。議論振長。決非短時間不能盡述。請使下同爲諸位聽演。

之。頃聆趙老先生宣明我們洗心社的宗旨。係敬上帝。鄙人亦深信以爲確當。但在此科學昌明時代。一般學子。均信爲科學萬能。驟聞此語。必有不能了解而懷疑者。其心必曰。上帝果安在哉。對此問題。鄙人卻有完全回答。請爲諸位述之。而先列圖於左。

人類知識之三界圖

界 識 之 上 宗 教 或 學

界 識 之 上 學



如右圖。常識為人類知識之最低界。而應用最確。範圍最普。匹夫匹婦皆知。若以之與科學較。則科學知識普遍。而常識限於局部。然亦非謂常識之無用也。在普通社會。且視常識為處事接物之指南針。有不可須臾離者。試舉一例以明之。譬如我國農夫之觀察氣候。見北風則必曰天必變寒。遇南風則必曰天必變熱。以是驗之天候。無少異也。是皆根據其祖若父數千百年之經驗而獲得之知識。而為一般生活之據者。是所謂常識也。然使是農人旅行於南洋之澳洲。則其言未必驗矣。此所謂常識限於局部也。更以此詢之研究氣候學者。則必能

呼吸以前迄蓋棺以後無一息之間離社會之範圍也。爲社會即爲個人。非

僞害羣之僑。不惜損害大眾。以巧規一己之私利。究以心勞日拙。因而反失所固有者。數見不鮮矣。再言大字。大者。大我也。卽社會全體之謂。大字。從一人。不曰人而曰大者。以天地人爲三大。以概括人類之大同。利益社會者。社會亦必有以利益之。損害社會者。社會亦必有以損害之。固無倖獲之福。亦無無因之禍也。可不深長思哉。

馮振邦先生曰。前此鄙人演社所講。以**修養**爲對症藥。今聞子誠先生所講。救命之必要。更爲警闢。卽以命字言之。個人之生命。猶之乎全國之生命。今日中國所處之地位。如船艦漂洋大海。陡遭颶風。此時之需求拯救。急迫萬分。然視救濟之方法爲何如耳。或待別一巨舶之施救。或爭拋救生圈。洵迫以達大陸。吾社諸講長。皆研求其方法者也。鄙人所講之修養。亦爲救命方法。然決不能認修養法。卽救命法。不過爲救命法全體中之一部分耳。

西諺曰。不自由。勿寧死。釋其語意。似死猶輕於不自由者。斯言也。實爲我國學校青年所樂聞。然不得正當之解釋。其弊甚鉅。甚且途逢長老。傲不爲禮。曰。此我之自由也。在學校。不準教師之教。曰。彼不得干涉我之自由也。謬誤之見。不可究詰。以彼之聰穎。非不自知其非。而爲便一

已之放軼。不惜假辭利用。以文其過也。其實世界人類。愈文明愈不得爲此無範圍之自由。律道德。舉足以約束其身心。言動視聽。皆有當循之正軌。而中國人之自由。實無所限制。體上不自由者。其精神上乃甚自由。以視肉體自由。而靈魂苦痛者。其孰得孰失。必能有以辨之也。**衣食住** 爲人生要素。此關於修養者甚大也。衣爲保存體溫之具。爲我而衣。非以麗美觀。悅他人之目也。外縣學生。久居省會。多棄其樸素之舊習。而競尙浮華。費鉅心勞。大得於學業。詎如寒則**布裘**暑則**疎葛**之適體乎。食足以養生而已。何必食前方丈。既而力後耗光陰。况**素食**可以却疾延年。生理學家之研究以食品中**植物礦物**惟**植物**爲最良好。西國有**素食會**之組合。實獲我心矣。中國習慣以肥瘦定人之強弱。其實大謬。肉食者鄙。腴垂瓠白。跬步需人。微步則息。幾不屬。屢見於達官騰仕。藉豐履厚之人。此豈堪作事。且非善徵也。衣食之中。至道存焉。不知所以處之。爲不可。居勿求安。一語深得住居之理。社會習慣。對此之枝節甚繁。而最簡當最**適合**者。莫如**樸實清潔**。有益於修養也。西人近發明**露宿**之法。亦取其不設障蔽。空氣流通。且充足。血液潔淨。神感自爲之虛靈。然體質太弱。未經習練者。恐不勝風露之浸欺。爲不相宜。

也。又患瘡之人。夜雖不敢露宿。可於晴明之晝。露處於陽光之下。最易痊愈。以陽光具有殺菌之力也。

中國舊習最尙多食如努力加餐飯且以爲友朋勸勉之詞
其實大謬也。食物過多。臟腑膨漲。致病之因也。晨興卽食爲不時。午前一餐可矣。臨臥又不宜食。睡眠不安。且多惡夢。**每食以腹八分飽爲度**。節省脾胃之力。並節省物力。所關甚大。德國且限制民食。雖爲戰爭所迫。不得不然。亦見其限制而不蒙若何之損害。事屬可行。無疑義矣。行旅之不便。以中國爲最。中國以北方爲最。住居之湫隘不潔。固不待言。食物之污穢腐臭。直大有礙於衛生。於此可携鷄卵十數枚。以爲糶糧。以沸湯溫之。即可充饑。既清潔精美。且富營養。洵善法也。**食物以精華爲人之營養何貴**
糟粕進食以適度爲合宜何取乎。擗拄衣食住皆得其道於**修養之法思過半矣**。再加以靜坐功夫。則清明在躬。引年久視。非謬言也。

劉雲翔君奏風琴
鳴鐘散會

山西沈心莊易學演義 終稿

六月三十日爲洗心社七年第二十六次集會社員齊集
由講長主幹導引恭詣 大成殿行謁 聖禮畢入明
倫堂講席如前儀

講長趙次隴先生曰今日爲洗心社本年第二十六次集會之期本社社長閻百川督軍就職以後蒞社之第一日也社長今日將有極重要之談話與大眾相見 大眾宜表示肅靜以表歡迎亦足以見吾社社風之甯謐肅穆凡我在座諸君其注意焉。

社長閻百川督軍曰此次洗心社推舉鄙人爲社長。固不敢承認也。思繼再四。自信毫無成就。故未敢遽應。然則何以竟承認之耶。願與同社諸君共勉成就。故毅然應之耳。今即以成就二字爲大眾解釋之。

所謂成就者鄙人曾研究之。成者成熟之謂。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莠稗。是成者如物之成熟也。就者就緒之謂。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與泉。猶爲棄井也。是就者如事之就緒也。此指物與事而取譬者。至於人之成就。界說最難。鄙人以爲作天下之好事。

而歸於自然不假勉強者當然認之爲成就矣。更有真誠僅其體而作事應物不免於嘲笑者。爲私欲所牽掣也。使能以評論他人之眼光。而評詁一己。其智識亦可認之爲成就矣。

成者誠也。不誠無物。鄙人自以爲無所成就之人。而敢於擔任社長者。惟願與大眾以至誠而期於有成。今請正告諸君。期望與大家勉爲者。一事斯二。

者作得到。鄙人可爲社長。諸君可爲社員。否則非鄙人所敢應。亦即非諸君所可爲矣。所希望於諸君者。一致進行。共趨此途焉爾。

鄙人以為大衆今日首宜以正確由衷之信仰歸依者。一事一曰造化之中有確切之主宰也。此理恆人每以目所不能見而不之信。殊不真。

列車行駛。雖憑乎汽。而使之平穩順適者。實賴司機者爲之主宰。如其無之。傾覆立見。夫以一車之微。尙待司機者爲之主宰。安有世界之大事。物之繁。春夏秋冬之變。晝夜之分。絲毫不爽。而謂無眞宰主持者。其孰敢。

信。造化者天也。天體晝視。固蔚藍無際。蒼茫無垠者也。試於靜夜玄冥之際。

心體察若無默爲主宰者則將一日不可以居况千古乎一日
吾人身中自有所謂真也真非指人身塊然之軀壳而言如鄙人現在之講說實
爲之講說也諸君之聽講真爲之聽講也所講之是非正雜亦真爲之評論判斷也此之所
謂真者開闢以來無所始地球毀滅以後無所終絕不隨幻影之肉體爲消長者也人而
欲有所成就必極端信仰此二者之萬能以爲主要否則不能
有所成就也鄙人所希望於大眾者於造物之主人身之眞堅其信仰
則學道之門在是矣信仰非迷信也以非分之邀求希冀不正之欲望而
于不應崇祀之神祇者迷信是也試思以不正當之事求及于人尙蒙斥責而况聰明正直之
神乎凡吾洗心社社員當必認定此小界限知信仰絕非迷信也抱定宗旨不爲讒言所惑不
爲境遇所移斯眞信道之篤者矣

抑更有可談之話鄙人近來看書自覺有最得力處每默誦其文或筆而誌之趁今日與大眾
相晤對時間尙早不妨爲諸君一剖晰之也

中庸誠者自成也一章誠者眞實無妄而有所成就於我者也

人而不誠。則成字之兩點不露其身矣。誠字之反面。即虛僞虞詐之謂。人而虛僞虞詐。社會將屏棄而莫或與伍。尙有何成就之可言。

而道自道也。自字大有研究之義。味誠非造化之誠。乃我之誠也。道亦非他人之道。乃我之道也。知之即當決然行之。知而不行。知亦爲虛。

非道矣。苟其不行。等於不知。深言之。不如不知之爲愈也。誠者物之終始。物之始也。咸知其爲誠所始。物之終也。殊不知其爲誠所終。五穀之熟。即五穀之終。此之所謂終。仍彼之所謂始。可見物之終始。一誠耳。人而無誠。死不得其正矣。不誠無物。而不誠亦無人。社會上不認其爲人。即俗所謂不算人者是也。肉體雖存在。而眞已亡。中國自有史以來。四千餘年。已往之人。不知幾恆河沙數。而承認爲成者。有幾。一息不屬。即爲終了。時不我與。盡於有暇之時。勉而誌之。以成相勗。勿爲泯泯與草木同腐朽也。

洗心社推闡聖人之道。成已成物之學也。吾人造詣淺薄。雖成物不足。而成已則不可諉卸者。也。知之即行之。成己之簡捷方法也。久而有所獲。以企夫成物之道。必循序而致。不可躐等以。求未臻成己而欲成物。即有背於洗心之宗旨矣。

更有進國家二字之解釋不能不為諸君告也。國家實際之發揚，因以政治為主要，而其根本則在道德。灌輸道德，尤唯宗教是賴。無宗教之國家，其道德薄弱，則政治之根本不固。一旦有變，卽易顛覆。愚者不察，甘自廢棄，其人道之本源，只知倚重於政治，然使政治而無道德貫注其中，又豈可恃以行遠持久耶。

洗心社為傳播孔子之道。凡我社員，在社聽講，歸鄉時，卽負有提倡分社講演之責任。必須熱心贊助。此責任之重大，吾人當無所用其諉卸仔肩也。

陳靖武先生曰：大眾之來洗心社，為洗心也。然則來社洗心，不來則不洗心。竊恐一曝十寒，洗心之功夫，亦有限中之有限者矣。鄙人以為大眾來社，為研究洗心之方法也。方法既得，隨時時洗之處，處洗之，萬勿僅洗於廣眾之前，尤須洗於不見不聞之地。不但獨坐靜中為洗心之好機會，卽因事應物之際，亦洗心之好所在也。不動而靜，不言而信，獨知獨覺之頃，所謂君子慎獨，有人無人，一而已矣。

私欲之放縱，不以動靜而有異也。小人間居為不善，何嘗非靜時。靜時而不得其靜，此其所以

為不善。使氣之存。正洗心之最好時際也。心何以必須洗乎。人心之情欲。嫉妒。嗜欲。種種念慮。迭起環生。而惻隱羞惡廉恥仁義之心。被蔽。洗心云者。即所以祛除私欲。扶持善端。而助長之者也。此如田中鋤穢。凡荆棘榛莽蘆菅蓬茅。均在誅芟之列。然後嘉禾百穀得成。而田中之養分而滋榮矣。人心危而道心微。私欲惡念。恆費洗伐功夫。必祛除淨盡。而後天良誠。雖有一分之不淨。即少一分之光明。即多一分之羸雜。**陽明先生以無私無欲。然不動為良知。良知者性之苗也。**纔說性便不是性。以其動也。動而為私欲。私欲即性。田之莠草。癩農間其田三年。以植嘉禾。必茂美逾恆。以其靜之久。而嘉禾能得充分之營養也。**非種必鋤。性苗必植。願與同人共勉之。**

宗魯臣君奏風琴。

楊季龍先生曰。上次鄙人渣社講演。尚有未盡之義。請更繼續而引申之。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在彼時已云難言。吾人當更不易詮釋之矣。孟子一生所養。平旦之氣。良知良能之學說。如所**創造。可見浩然之氣從微義上不能說明者。乃從其功用上大顯其說於世。其曰。至大至剛者。以化分之法。剖解其中之元素。**

含有義道二種之質點

其佐證散見於各方面。細心研究。自有所悟矣。

吾人之在社會甚小也。滄海之一粟耳。而當爲則爲。當作則作。可與天地同量。故曰塞乎天地之間者此也。人之常保存正氣者。可以

希賢。可以希聖。以如與天地同量。非密言也。

法律初意。乃養道德上之人格。而膠庠發序之青年學子。可以養成士氣。士氣之盛。始於周末。流弊激爲焚阮。以其學說足以左右社會。爲雄桀之世主所忌故也。文字黨獄之慘。漢宋明何代。皆有。歷史所紀。所以維持前道人心者。其力甚大。晚近以還。士氣不振。國家已受其影響。而提倡士氣。使之有勇知方。舍道義莫由。否則非暴烈曠事。即厭厭無生氣。均不可也。

王雁秋先生曰。上次趙次鵬先生所講吾社以尊孔二字爲宗旨。鄙人以爲此二字如地心之吸力。使世界人心成爲一致。如萬物之附著地球而不墮。吾人須知孔教之根本。系於天也。教由乎道。道由乎性。性由乎天。天之範圍卽孔教之範圍。敬上帝愛國家以天地人爲一體。此孔子之學也。卽孔教之道也。亦人性統於天者也。或曰。天地開闢以來。卽尊孔子乎。此有說也。有天

地即有理。列聖相傳。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孔子以前之道。至孔子而有所受。孔子以後之道。亦由孔子而有所傳。即謂開闢以來。即尊孔亦無不可。改革以來。國人對孔子之敬。亦有所生。感想約分三派。太拘滯者爲一派。太厭惡者爲一派。又有不拘滯不厭惡自爲一派。所謂太拘滯之一派。認一切新政皆爲反背孔教。此夫謬也。如剪髮一事。彼以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爲詞。殊不知孔教中。正有殺身成仁之條。又安可滯其迹而害其義耶。前之雍牛留半者。獨非毀傷乎。而纏足一事。尤毀傷之大者也。彼又以爲男女有別在此。殊不知有別。決非殘毀一肢以爲別也。而拘者不察。皆以孔教經文。自文其陋。是何異謂中國之天。非外國之天。眼光拘滯如此。謬見遂百出矣。

至新思想發達者。又多厭惡孔教。以惡專制之政體也。乃指據孔教經文中語句以爲藉口。而肆爲全體之抨擊。認孔教爲障礙。而發外人所不忍發之言論。必欲剷除淨盡之。謬矣。此兩派者。趨極端而不知返。中間遂又有騎牆之主張。若一旦融而化之。並牆亦無。安所由其歸。

仁者。仁也。不知苦痛之疾。謂之麻木不仁。知此。即知孔教之所謂仁矣。易仁爲元善。元以簡之善也。退之所謂博愛之謂仁。甚爲精奧。今夫瓜菓穀類種子均謂之仁。有甲乙丙三人。均

治之。待他人爲之治耶。抑自治耶。人固野人也。不入城市久矣。平生好修養之學。清言修養之理。治人治國。固無以異也。

上天下地

萬物萬事之繁。動靜二字可以包括無遺。哲學家謂盈天地間

無非質與力相磨蕩。而物與事乃成。人秉天地之中以生。動所當動。靜所當靜。郵

治之象也。亦修養之道也。現在動靜失宜。致成麻痺之疾。熱心作事者。不問晝夜。不負責任者。

營營終日。作爲無益。其失一也。即以軍學兩界言之。軍人恒動之性。亟須注

意於靜學。者恒靜之性。亟須注意於動。近年大學校無體操一課。故其學

生反不如小學時代身體健全。此固大學諸生之弱點。深願各各對症之約。餌以自治。人在

平定中學。日必蚤興。赴操場練習。藉以活動氣血。煅煉筋骨。而雪天之樂意尤濃。吸收新鮮良

好之空氣。通體泰然。人本性本好動。樂此不疲。血液耗費太多。不足營養。乃又研究靜坐之法。

頗獲其益。按此法各宗教中無不重視之。程朱之理學。釋道之心傳。視爲秘密。而不輕傳於人。

泰西物質之文明。已達極點。有識者深嘆末日之懼。思有以拯救之。乃從精神上爲入手方法。

藉以裁制物質之文明。日本雖遠不及歐洲。以較中國。則物質文明有加焉。故亦亟亟以此項

學問爲研究。最著者有藤田靈齋及岡田虎二郎者。結合團體。習靜坐之法。人數至數萬之多。亦足見其發達矣。

吾輩今既爲洗心社之組織。須知洗心猶沐浴然。澄社聽講。如公共澡於巨池也。退而自修。如掩戶濯於澡槃然。共浴因弗如獨浴之潔。退而自修。其受益無窮矣。吾人應事接物。心腦如記事之簿籍。登載太多。不免雜揉紊亂之害。能知其法。記所當記。忘所應忘。加一番整理廓除之功。如釋重負矣。休息心腦勝於休息身體萬萬也。

靜坐有方法在也。一曰**觀念法**。心腦終日不能少閒。宜以好思想替換之存

神結想於吾人固有之**良心**。返觀內視。念茲在茲。久之則可洞見眞吾。

此非徒託空言。其境可企也。一曰**忘念法**。功夫精進。此心湛然。一念不起。無所假

借而虛靈可復。此等境界。又**高於觀念**。數倍矣。昔與美國教會中友人登某山。

恆見其入深澗中。久之不出。蹣而覘之。乃蹣而祈禱也。益信彼教信力之篤。

祈禱之法。靜坐爲佳。快樂神妙。非可言喻。戰勝魔鬼。治療疾病。起虛弱。已狂易。醒麻痺。其用至廣。至**研究靜坐之成書**。則有**因是子靜坐法**。蔣維喬所著也。靜坐三年。

崗田本也。身心強健之秘訣。上海樂天修養會出版也。可爲參考者。有少年道德談。

及偉人修養論種種。諸君固可購而讀之也。

長此以往。麻木不仁之病。無以治之。不僅亡國。且將滅種。洗心。

有法也。古人以爲人之思想在心。西人以爲人之思想在腦。爭論不已。殊不知心之觀卽思也。

思字。說文從田從心。田非田字。乃俗語廟門之廟字。可見古人原知思想器官。惟腦與心也。吸

收清潔之空氣。血液循環一新。靜脈管中之舊血。亦轉復其鮮紅色。果爾。則清明在躬。其智如

神。靜坐之法。大有裨益於靈悟。誠解記憶因應也明矣。幸勿目爲狂野之談。而淡漠視之也。

崔可之先生曰。今日講**同人象辭同人者同于人也**。同于天。同于地。同于物。

皆人同之。故曰**同于人**也。世若無人。天之爲天。孰名之。地之爲地。孰名之。物之爲物。

孰名之。得人以正名。宇宙乃昭晰而無遺。又言于野者。游幕時代。游于野也。其時未有宮室。未

有城郭。未有都會。均于野是居。由游幕而部落。而邑居。而家國。而氏族。乃自野而達于文明也。

達乃亨矣。**大雅公劉之詩**。所言京師之野。京大也。師衆也。謂大衆曾散布于四野也。又

言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皆于野是處。是廬。是言。是語也。即**周官所**

謂體國經野者是也。前有大川合大衆而言利涉。則以川爲水之通流處。未必盡人能屬揭也。惟君子得正而利貞。常在野而不在朝。然朝之用人必于若人是舉。朝之行政。每于若人是求。嘗攷有莘之野。則有伊尹其人。傅巖之野。則有傅說其人。渭濱之野。則有太公其人。**巨川若濟。舟楫是資。通天下之志者出焉。**湯與伊尹同之。高宗與傅說同之。文王與太公同之。用人以行政。用之于同人也。即現今而言。所用之人皆來自野所行之政。仍達于野。洗心社之同人。庶毋忘謀于野。則獲如子產之于禘。謀而各思所以自任者。

鳴鐘散會

中華書局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出版第六冊



筆述者 王 正 襟

編輯者 高 雄 梁

發行者 山西洗心社

印刷者 山西晉新書社

#10
101013

101013